**《凤凰岭惊梦》系列**

**凤凰岭惊梦 连载一（清风重新排版）**

贤二 [静心看佛](javascript:void(0);) 1周前

收录于话题

#凤凰岭惊梦

14个

**编辑：**最近几天网络上出现了一本《凤凰岭惊梦》，**作者贤二**，在学诚身边呆了十年之久，他讲述了前会长学诚出事的详细情况，对那些仍然对学诚执迷不悟的人，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本号决定连载此文，网上文字排版很差，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排版，全部文字压缩在一起，阅读起来很费力。我尽量将文字排版一下，重点文字用红色标注。   ---清风

**连载一：**

一、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直相信学诚，我做过一些小小的调查，问那些一直相信学诚的人，你和他说过话吗？  
有的答，一句话都没说过。有的答，说过几句；有的答，远远地见过几面。那些投奔到他门下剃度，并且每天学习他的教导好多年的人，有很多人，竟然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但是却深信这个人是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人，要生生世世去追随他。  
在爆出难堪的丑闻后，政府也给出了确凿的结论，很多人依然坚信学诚是无辜的，是被陷害的。  
本文写作的发心，不是为了争个是非对错，历史自有交代，因果丝毫不爽。  
我想，重要的不是是非，而是我们所有被这件事影响到的人，如何面对内心的困惑，如何走出信仰的伤害，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过往，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未来修行之路？  
写下这些文字，是希望创造一个有识之士坦诚交流的因缘。佛陀制戒的时候，就很重视“羯摩”，羯摩，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大家互相信任的沟通，一起心平气和的探讨，互相补充彼此认知的盲点，然后集体做出理性的决策。  
佛陀在开示佛法久住的“七不退法”时，第一条就是鼓励沟通和探讨。因此，作为2018年风波的当事人，我想把我当时的所见所闻，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出来，剔除我个人视角的局限，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也许能启发后人能少走一点弯路，在信仰的世界里多一些理性。  
如果您读到眼前这些文字，可不可以轻轻问一下自己，你见过学诚吗？你和他交流过吗？和他一起共事过吗？你真的了解他本人吗？如果答案是没有真正的了解，那相信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对于多数人来说，可能都没有机会真正深度的了解过他，最多也就和他吃过几次饭，说过几句话，通过几个客套的短信，众多信众只是远远见过他几面。乃至他身边的出家弟子，大多数人连多说几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更多的沟通都是单向的——写日记、写周报、写心得，统一交上去，却极少得到回复。  
是的，很多人是在媒体上了解他的，这个媒体包括，博客，微博，微信，视频，书籍，动漫等等。那么，这里想告诉那些依然相信学诚的人，你信的那个人，并不是学诚本人，而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广告作品。这个作品比市场里一般广告作品更具有迷惑性的地方在于，它结合了宗教。  
我做过十多年的广告，后来，放下了，出家后，在他身边待了十年之久，很多时候是朝夕相处，是我看到的是他本人呢？还是你看到的是他本人？  
这十多年，我和一些宗教小白，没有在戒定慧上用功，而是在他的指导下，夜以继日地在北京西郊那个山坡上创作讴歌他本人的宗教广告。终于，成功地打造出了一个宗教产品。一个慈悲智慧的善知识，一个无所不能的智者，一个众生的导师，一个挽救和振兴日渐衰微的佛教的英雄，功德巍巍，和佛一样。  
**这些作品包括：**

广告片《五岁菩提》《十年》，极乐寺的募款广告片，

每年的大事回顾等等，

还有你在市面上看到的种种书籍，漫画，各种采访、报道，

还有师兄们不知疲倦地回复微博上信众的问题，撰写各种文章等等。

还有专人负责公关媒体，发布正面信息，删除负面信息，

还有，你道听途说的各种关于他的神迹、传说、功德等等。

其实，2018年事件，不是一个特例。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在中外宗教发展史上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就层出不穷，以后后人一定还会经历，下一个学诚还会以更新的形象出现，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多一个理性的人，哪怕只多一个，信仰的世界，就多一份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因缘。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我犹豫了很久才尝试写了如下这些文字，是想告诉大家，佛法是让我们接受实相，而不是装着不知道。  
佛陀有教诲，依法不依人。佛法难以伪造，但是，人很容易伪造，尤其是现代的传媒，可以包装，可以宣传，可以打造。  
我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常常会很后悔，愧对很多人，您能理解吗？就好比曾经充满了激情为一个奶粉创作了很多广告作品并成功征服了市场的广告人，那时候，他压根都没想过奶粉品质会不会变质。可是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那个奶粉有三聚氰胺。我不是否定奶粉，而是想根据自己的经历试着告诉大家哪些是三聚氰胺，哪些是奶粉。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喝了一次有毒的奶粉，就说世上根本就没有真奶粉。  
我的一位师兄说过一句很伤感的话，他说，他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还有一位师兄告诉我，他曾经在深夜里把枕头哭湿了。我知道接受真相的痛苦，这两年我一直在经历这样的内心尴尬。那么多的信众因为这些宗教广告作品最终信仰遭受的伤害，我都难辞其咎。  
当年，我刚入行做广告时，在一本书上看到，当你不想让你的家人用这款产品的时候，就不要为它创作。当年，我真的是这样操作的。自己虽然缺钱，但依然拒绝了不少无良产品和他们的支票。现在，低劣的商业产品不太容易蒙蔽住人了，  
但是宗教就不同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没有宗教教育，没有什么宗教知识，连普通常识都严重欠缺，我们只有一点就燃的宗教热情，就是这份狂热，我认为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找到了真理，并且毫不犹豫地推销给了我的家人。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幼稚的宗教经验，被利用了，后来，全世界都看到了，打脸了，很残酷。本来，我想永远沉默，永远不再出声，悄悄地藏起来，度过余生，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后来，我还是觉得要写下来……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理由，还夹杂了不少我个人的烦恼。我是凡夫，有烦恼，认知一定是有局限、有盲点，我想，也许如实的写下来，我的良心会好受一点，你不一定都要相信，但至少多一个角度看待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  
我写的不一定都是全貌，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尽量客观，如实地记录……您在阅读的时候对那些释放私愤的文字不要当真，对于我的烦恼，您能升起慈悲心当然更好，否则，一笑了之也很好，主要是让后人不要觉得我们经历了一点事情就一幅苦大仇深的样子，尽量让后人感受到苦难中的希望和向上的力量。  
希望大家不要对学诚曾经引领的贤字辈的修行人失望，不要对佛法失望，正因为人靠不住，法才如此可贵，如此值得让它长久住世。

**本号编辑说一句：**  
排版很重要，贤二法师的这本书非常好，写出来功德很大，但是网络排版太差，一看就没什么阅读兴趣。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排版很好，方便阅读，欢迎你分享给别人，让大家都知道此事的更多真相。

**凤凰岭惊梦 连载二、三（事关学诚）**

**编辑：**最近几天网络上出现了一本《凤凰岭惊梦》，**作者贤二**，在学诚身边呆了十年之久，他讲述了前会长学诚出事的详细情况，对那些仍然对学诚执迷不悟的人，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本号决定连载此文，文字重新排版，重点文字用红色标注，方便阅读。文中记叙的一些法名如“贤菜、贤鱼”，怀疑是化名，请大家知悉。   ---清风

**连载二：**  
二 2018年的夏天，北京西郊凤凰岭上发生了什么  
2018年的6月28日的傍晚，我在我住的龙泉寺散步，经过寺里的金龙桥，贤一叫我，能不能开车送他去一趟机场，本来应该是禅无和他一起去的，但是禅无身体不好。我说，当然可以啊，这还用说。因为我和贤一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告诉我，去机场是去接一位修行修出问题的“女神经病”----贤菜。  
我没有觉得任何的不正常，因为年年都有修行修出问题的“神经病”，我亲眼见过，也协助处理过。没啥的。  
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当然，也改变了我和贤一的命运。我没有记日子的习惯，但这个日子，记下了。  
我们俩到了机场，在出口处等那个即将出现的“神经病”。  
忽然背后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是贤启法师。请理解我吓的一大跳，因为在此之前，大家都说他已经着魔了，我们的师父学诚法师亲口跟我讲过，他和贤佳法师都着魔了。修行修错了，所以着魔了。  
体系内部少数人也从不同角度跟我讲述过他们的着魔，贤佳法师还在体系里，贤启法师东躲西藏的，一直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非常神秘。  
看着贤启法师的脸，顿时就化成了恶魔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挺搞笑的，但当时的那种氛围，那个环境，真的就如同看到了恶魔，人心真的还是很脆弱的。我强作镇定，让自己平静一点，面对贤启法师。  
贤启法师说，贤二，我能不能见一下你要接的人，就二十分钟。我说，好啊。贤一也说好啊。  
我们三个各怀心事地站在出口处，等那个“神经病”贤菜，气氛还是有点尴尬，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寻常。  
贤启法师告诉我，他之所以在机场，是因为他正好在这里转机，只有不多的时间，然后就乘机去美国。  
“神经病”贤菜出来了。一个瘦瘦小小的尼师，从澳大利亚飞北京。神色和言谈没发现有任何异常。贤启法师提议到机场里的咖啡厅坐一会儿。我们都没有异议。这个时候，我已经平静了，因为贤启法师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和以前一样说话温文尔雅的。  
看着这位向来就让我非常尊敬的贤启法师，这位教育和引导我们多年的前辈，怎么也没有“魔”的样子啊。  
我动了个念头，想测试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着魔了，着成什么程度了。我就请贤启法师给我买冰激凌，他真的就买了，一人一个。也像以前一样，很关照我们这些后学。我就放心了很多。觉得他很正常。  
落座后，简单交流几句后，贤启法师当着我和贤一的面，和贤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争执。  
他们争论的内容，主要围绕着“师父”学诚，大多数我都听不明白，但是稍微听明白一点点的，就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和理解范围。这十年来建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遭受了剧烈的冲击。  
内容的核心大致是师父这样的坏人，要不要揭穿他。贤启法师坚持要，贤菜坚持不要。  
这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在此之前的十年里，师父在我们的心里，在多达百万的信众心里，就是圣人，就是佛。时任中佛协的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可是，现在怎么能这样……  
贤菜和贤启法师辩论的时候，贤一收到了师父的短信，如果贤启法师要带走贤菜，就报警。风暴要来了。  
  
**连载三：**  
  
三.我的师父以及我们所有人都遇到了大麻烦

贤启法师并没有要带走贤菜的意思。反而是贤菜很主动，贤菜的观点是，贤启法师应该和我们一起回去，大家关上门一起好好处理这个事情，解决问题，这样做对所有人都好。

贤启法师的观点认为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关上门就能处理得了的，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真的对所有人好。 贤启法师最后提醒我们要注意个人安全。

贤菜坚持要贤启法师跟我们一起回寺，坚决不让贤启法师离开，由于我们的座位靠着一个木质隔断，贤菜拦着坚持不让贤启法师走。

不得已，贤启法师站起来，站在座位上，然后跳过隔断，离开了。

从机场开车回寺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忆他们的对话，由于信息量太大，我又不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实在消化不了，非常多的疑惑萦绕在脑海里。

忽然想起贤启法师的嘱咐，让我们注意个人安全，想起这半年来发生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顿时感觉到紧张，手心出汗，已经很晚了，应该是十一、二点左右，车在六环上开着，贤一用手机向师父汇报了情况，我们正在回来的路上。

一路上，比平时开车格外小心，不敢有任何怠慢和闪失，也担心各种可能的意外，还好，我们顺利回到凤凰岭。贤菜被安排住在了一座叫“德尘居”的建筑里，这个建筑是早期师父带着人建的，位于凤凰岭公园内，后来又在后面建了更大的建筑，这所建筑就用于住居士和客人等用途。

师父有一系列的安排和指示，贤菜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有的要求简直不可思议，不可理喻。事情越来越复杂。

比如，贤菜要求和我们一样穿黄色大褂，和我们一起上殿，一起吃饭，甚至一起诵戒。她是尼众，按照我们的惯例，应该穿灰色大褂，怎么忽然就要穿黄色大褂呢？还要跟我们一起上殿，一起过堂吃饭，这不是荒唐吗？

要知道，这种事情，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你想，几百个老爷们上殿，忽然多了一个女尼，像什么话？几百个老爷们一起吃饭，坐着个女尼一起吃，算啥？要是再和我们一起诵戒，那岂不是奇闻了吗？

不过，事后我们知道，黄大褂灰大褂，男女众一起吃饭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当时我们在体系里没有出过门，没见过世面，就很惊诧。

贤菜表示她就是独自在外久了，希望能够恢复出家人的集体修行生活而已。贤菜还提出要见某某人某某人，都要我们安排。师父也为此一一做了详细的指示和安排。

要知道，师父的身份那么高，要为这个刚出家没几年的女尼操这么多的心，实在想不通这是为啥。虽然有非常多的困惑和不解，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和贤一尽心尽力地按照师父的指示去一一落实，非常卖力地帮师父解决问题。

尽管贤一和我很认真很努力地、毫无二心地帮师父办事。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和经验……

**凤凰岭惊梦（4）贤二著**

[梧桐山行者](javascript:void(0);) 7月16日

收录于话题

#凤凰岭惊梦

19个

4.贤一和贤二准备悄悄地失踪

贤一和我对师父都很忠诚，因为，这是师父让我干的，所以，我必须干好。贤菜要求和男众一起上早课，贤一和我就百般哄劝，甚至说，要不我们俩过来陪你上早课；贤菜要求和男众一起过堂吃饭，为了避免这个尴尬的事情发生，我们就把饭菜提前端来，请她用。我们俩每天放下自己的学修，像上班打卡一样到德尘居陪着贤菜聊天，给她置办各种生活用品，还分别送了一件自己的黄大褂给了贤菜，贤菜还是比较领情的，有一天，我们不知道谁提出来，贤菜是个女的，经常交往不方便，我就说，那就当贤菜是个小兄弟吧。贤菜说，那咱们就结拜兄弟吧，然后拿出剃头刀，说，歃血为盟。我怕疼，不敢，正好手里有个馒头，就说，咱们歃馒头为盟吧，贤菜和贤一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就成了馒头三兄弟，我们三个人的微信群的名字，也叫馒头兄弟群。虽然拜了把子，但贤一和我依然随时向师父汇报贤菜的状况，一举一动都在师父的指导下进行，师父的原则就是务必安抚好她。那天，贤菜忽然说要参加同学会，我们向师父汇报，师父指示贤一和我陪同前往，这让我更觉得意外了，因为平时师父就不怎么让我们出门，尤其是这种场合，而且，我自己也不想外出，但是，出于对师父的信任，也是义无反顾。一早，贤一和我就开车陪同着贤菜去京郊一所著名的大学参加贤菜的同学会，并全程陪同参加，见到了贤菜的同学们，他们确实是一群高素质、高学识、高修养的年轻人，贤菜本人就是这所国家重点大学毕业的，法律专业，有理性，有个性，更有着一般女性不具备的勇敢。参加完贤菜的同学会，在返回的路上，我们聊了很多，这些天的相处和陪伴，贤一和我还有贤菜，彼此之间的隔膜、戒备似乎在松动和瓦解，产生了一些信任，或者说，是贤菜想好了孤注一掷，要把一个惊天的秘密告诉我们。她从澳洲来北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的，首先，师父不让她来，担心她泄露秘密；贤启法师也不让她来，担心她有人身安全问题，但是，经不住内心的煎熬和痛苦，她决定豁出去，不顾一切地来到北京，要来北京找师父讨个说法，也为更多的女性讨个说法。车快要开上凤凰岭的时候，贤菜让停在山下的村庄里，然后取出一部手机，给我和贤一看了很多对话截屏，然后向我们俩简单讲述了这两年多来，她被师父伤害的痛苦和屈辱的经历，并且表达了向我们俩求助的意思。大致的过程就是，师父先是用淫秽短信和她长期互动，诱导逼迫，后来用酒灌醉了她，然后违背其意愿侵犯了她，同时还有另外一位。如晴天霹雳。当然，贤一和我也不会就因为那些海量的对话截屏以及贤菜的口述，我们就轻易相信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就此无法再回到从前了。贤一和我是无辜的，也没有想得罪任何人，我们没有任何想卷入这个事情中的动机，我们俩真是一对小倒霉蛋。当天晚上，我们在平时散步的平台上，望着凤凰岭上的星空，贤一问我，以后咱们怎么办？我说，跑路，马上。贤一说，为什么？我说，一个位高权重，一个是弱女子，太复杂了，咱们弄不了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走了之，不再跟任何人联系，找个地方隐居起来。贤一说，真的要这样吗？我说，真的。当天晚上，我从档案室取出了我的身份资料，整理好自己的个人物品，和贤一准备走人。

**凤凰岭惊梦（5）**

[梧桐山行者](javascript:void(0);) 7月17日

收录于话题

#凤凰岭惊梦

19个

5.这十几年来最尴尬的事情

贤一和我谁也没有先提跑路的事情，我的理由是因为订购的行李箱还没有到。当时，我自己没有钱，是通过别人帮忙订购的，还得等货到。   其实，细想起来，没有跑路，原因很复杂，虽然留下可能面临危险，但还有一点点侥幸心理，有好奇心，有对贤菜的同情，有一点点责任感。   贤菜要见很多人，一一列出来，其中有贤佳法师，禅无，还有师父本人。还提了很多要求。有的真的让我们很为难。但是，师父的指示是有求必应。

这个时候的，大家的关系已经很微妙了，有的话可以讲，有的不能讲，也不知道谁心里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别人到底知道多少。   终于还是劝不住贤菜，她一个人每天早上就到我们男众上早课用的“见行堂”和大家一起上课，绕佛的时候，她在最后一个，师父跟我们上殿的时候，一般都是师父是最后一个，这就尴尬了，师父就挥挥手，让贤菜在他前面。

有人提出这样不合适，但当时的情况，谁也不敢问到底咋回事？   体系里每个人都非常的崇拜师父，到了完全彻底信任的地步，没有人觉得这事跟师父有啥关系，都认为是贤菜太不像话了。可又是师父同意她这么干的啊。有人提出来说，干脆在早上来见行堂的路上找人拦住她，不让她进来。结果，被师父制止了，说不能这么干，别人都不许插手，由贤一和贤二两个人处理。别人也就不敢过问了。贤菜还跟男众们一起过堂吃饭，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不敢多问。这事成了这十几年来龙泉寺发生的最尴尬的事情。但也没有办法，我们依然要按照师父的指示，陪伴和照顾好贤菜。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和冷静，渐渐地，我把之前的一些信息梳理了一下，得出了一个结论，之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两个，一个是证真，一个是证伪。结论很可怕。

如果贤菜说的是真的，那么这十多年的信任，全都付之东流，怎么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广大信教群众交代，怎么向国家和社会交代，怎么向男众几百位修行人，女众几百位修行人，这些受过很好教育的弟子徒众们交代。要知道，大家放弃了家庭，事业、亲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追随师父学诚出家，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是假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证伪很容易，如果是谎言，不管有多么严密，只要有一点点漏洞，就可以被戳穿；证真也不难，只要有实锤的证据，就是真的。

当然，这是理性的认知。非理性的就不在这里提了。每个人内心都有非理性的东西，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内心痛苦，涉及到我们的利益，涉及到我们对真相的接受能力。等等。整个事情的始末，要从2018年年初开始讲起……

**凤凰岭惊梦（6）贤二著**

[梧桐山行者](javascript:void(0);) 7月18日

收录于话题

#凤凰岭惊梦

19个

6体系里最神秘的一个部门

2018年初，我接到了贤启法师发给我的邮件，他此时已是福建普济寺的住持，从体系里派出去在那里住了两三年了。他给每位执事法师都发了同样的邮件，邮件的名字叫“我们能否自清自律”，我打开一看，是讲师父有问题的，内容很惊悚。当时就不能接受。不想看了，勉强看了几页，就是后来网上流传的那些。

我心里就下了结论，这怎么可能。虽然，我对贤启法师很尊重，他是引导我们出家的学长，是我们的老师，他正直，能干，忠诚，善良，一出家，就是他教育我们要依师，听师父的话，他教育我们说，师父不是普通的凡夫，而师父则称他为“不休息菩萨”。贤启法师确实干起活来不要命，为师父的事业可以说是披肝沥胆、呕心沥血，搞建设，掏粪坑，掏下水道，一夜一夜地不睡觉带着一帮居士为师父做事等等。是我们这些后学的好榜样。尽管这样，内心里，我也没有相信这封邮件。后来又陆续收到，干脆就不打开了。

而在体系内部，已经盛传贤启法师修行修得着魔了，在外边举报师父。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事很意外，因为年年都有修行修得着魔的。虽然贤启法师很优秀，着魔也不一定。只是，一切都是小道消息，而已。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依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贤佳法师也着魔了，这个也是大家公认的，说他长期反对师父，于是，他就被孤立了。大家都不咋搭理他。事实上，贤佳法师也是教育和引导我们这些后学的前辈法师。他过去念佛不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师父”。正是这两位法师的虔诚帮助我们建立了对师父坚定不二的信仰，我们再传递给后面的法师，再传递给广大信众。可是，这样的大反转，我们怎么能接受呢？如果你不是当事人，如果你没经历过三观崩塌的迷茫和恐惧，你一定不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面对现实，打破十几年的心灵依附，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回避。而当时，至少，在我的心里，选择了不去想不去碰这个事情。在贤菜还没有出现之前，贤一从外地调回来，帮助师父处理很多事情，并作为戒律权威取代贤佳法师。之前，我们所有的戒律上的问题，都是请教贤佳法师。

贤佳法师在北京龙泉寺男众中和远在福建的极乐寺的女众心目中，都是戒律一哥。现在师父的意图很明显，要让贤佳法师下课，让贤一成为戒律一哥。师父专门让贤一去福建给几百位女众宣讲了戒律。同时，在男女众之间开了由贤一主讲的戒律课。每周一次，男众是现场，所有人必须都到，女众是网络直播。贤一为了这个课做了精心的准备，资料详实，论据充分，结论清晰。中间我帮着画了点插图，贤一真的是很用心，很拼。他的发心也没有付诸东流，很多听众提供了很积极的反馈。就戒律研究和教育的质量而言，我觉得当年团队还是做了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很多人做的工作都非常的有价值。

除了在戒律上贤一受到了重用，同时也加入了体系内一个最核心的秘密部门，这个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对付贤启法师，包括向政府有关部门解释举报材料里的那些内容。这个秘密部门只有师父身边最核心的几个人在运作。因为我和贤一的关系太好了。贤一会经常和我交流一些他在这个秘密部门的工作进展。比如，有一天深夜，贤一忽然到我的房间，很认真地告诉我，已经查出来了，极有可能，有一个神秘的坏蛋，在福建仙游的某个地方，用一台神秘的机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冒充师父的手机，给尼众发淫秽短信。就在前几天，我的手机也收到了来自师父的莫名其妙的短信，当时我没有在意，为了协助配合贤一的工作，我赶紧把这条信息给了贤一，贤一看了之后，立刻说，你看，果然，都发到你这里了。

**凤凰岭惊梦（7）贤二著**

[梧桐山行者](javascript:void(0);) 1周前

收录于话题

#凤凰岭惊梦

19个

7、一千两百万现金到底咋回事

那时候，我们才依稀知道，贤启法师发现了一些师父的问题，先尝试在体系内部按照戒律解决问题，遭到了拒绝，于是开始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举报。举报的内容，一个是利用手机短信逼淫女弟子，并违背其意愿进行事实侵犯，一个是经济问题。

贤一加入的秘密部门的工作主要就是根据贤启法师的举报内容，向政府部门证明那些全都是假的。但这个假有两种，一种，所有的短信都是假的，都是贤启法师以及他背后的团队编的。另一种，所有的短信都是真的，但不是师父发的，全都是一个神秘的坏人用神秘的设备通过黑客技术植入的。然后要说明举报材料中的1200万现金的合法合理的去向。体系内部出于对师父完全而彻底的信任，都在努力帮师父洗白。

我已经不记得，拐点出现在什么地方，大致是那个1200万现金，引起了我的警觉。当时，贤一很轻松地告诉我说，秘密部门已经向政府讲清楚了现金的去向，并且出具了文字材料，没事了。我们被私下里告知，1200万现金是用于支付“工程款”，关于财务方面，由于体系内的核心成员大多数都很年轻，并没有成熟的财务经验，我搞过经营，了解一点。出于对贤一本人的保护，我告诉贤一，千万不要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签字。因为这些材料很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事情是这样的，师父安排从北京龙泉寺的基本账户向贤启法师住持的福建普济寺的账户上汇1200万，然后每天几十万，提了约一个月左右，一共一千二百万现金，再运回北京。支付“工程款”。了解公司和财务运作的都知道，基本户上来往资金，不是问题，问题是提出了大额现金，然后这个现金的去向说不清楚。内部说，是工程款。我们通常理解的工程款现金，一般都是支付给民工工资。如果一个人一万，那就是1200人，也就是说，要提供1200人的身份证，以及他们领取现金的签字。我就悄悄问了当时管工程的贤十六。我问他，咱们搞的这些建设，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是多少？他说，每个月五到六万。那就是说，一年最多也就七十多万。我问，需要用到一千两百万现金吗？贤十六很警觉，但也确实不知道怎么解释。后来我又去问贤五，这个怎么解释？咱们自己人不能哄自己人啊。贤五改口说，不是工程款，是钢筋款。我问，钢筋款，直接从北京的基本户上开张支票不就行了吗？贤五说，是为了避税。我说，咱们俩过去都搞过经营，哪家的建材公司敢这么配合避税啊。这个是犯法的啊，而且也犯戒啊。贤五无语。

**惊悚吗？凤凰岭惊梦 连载8.9.10（事关学诚）**

**编辑：**最近几天网络上出现了一本《凤凰岭惊梦》，**作者贤二**（化名），在学诚身边呆了十年之久，他讲述了前会长学诚出事的详细情况，对那些仍然对学诚执迷不悟的人，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本号决定连载此文，重点文字用红色标注，方便阅读。文中受害者是化名，曾因不了解情况帮过学诚的人也是化名。

自始至终立场很坚定的贤启、贤佳法师是用的真名。

   ---清风

有人说文章封面那张学诚的图片，看起来很惊悚，希望我换一张，其实整个故事就感觉挺惊悚的。  
既然有人想换，那就换一张吧，以下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凤凰岭德尘居照片

**八、事件终于出现了反转**

秘密部门运作了好几个月，很辛苦。其实，证明短信是假的，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拿过师父的手机看一下，拿来那些尼众的手机看一下，拿过我们的手机看一下，然后大大方方地找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取得师父的手机后台短信记录，证明清白，就可以了。可是，可是……唉，我们当时真的很奇葩，在那个强大的依师氛围之下，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里，或者想到了，但内心深处不敢提。  
而师父告诉大家，说：“短信是不是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贤启法师怎么拿到的？”我们就会回应说：“啊，对啊，师父英明啊！师父高啊！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们真是愚痴啊！”师父的这一句话，就打发了我们所有的疑虑。请不要嘲笑我们当时的思维方式，你没有在那个环境里待过，不理解人的思维意识被清洗后的状态。  
我们当时把师父是当作佛来看待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开示”，我们要用录音笔录下来，然后反复听，反复学习，大家会组织起来，一起听，然后讨论心得，我们把师父的话全都当作“圣言量”。也就是圣人的话，是不能怀疑的。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对这样的做法有所怀疑，那是很糟糕的事情，会被批判，会被孤立，会待不下去。等等。总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非常积极地这样做，然后引导别人也这样做。而且，这也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我们每个人都争相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极致，比别人做得都深刻，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赞赏和安全感。  
也许心理学会有合理的解释，一个人只要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接受外来信息的状态下，加上宗教的力量，就可以让一个人失去基本的判断，包括事实、道德、伦理，乃至戒律，不管他受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由于贤菜提供的冲击性很强的信息，人的理性开始恢复。为了佐证贤菜的话，有人悄悄对照举报材料里的那些短信记录号码进行排查，发现一共有四部手机，其中的一部是师父平常用的。剩下的三部都找到了下落，都是在电脑房，由师父的秘书、侍者领出来，交给了师父。由于体系内部对手机管理很严格，所以都留有签字。确认并找到了四部手机的下落，还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和受害人互动的短信记录如果是真的，里面应该还有我们和师父平时互动的内容，如果我们的手机里有，短信记录里也有，并且时间记录一致，那就证真无疑了，除非，我们也参与造假。我翻出我的手机和师父平时沟通的记录，再根据举报材料上的短信记录一对，分秒不差。可是最搞笑的一幕出现了，秘密部门的核心成员里，只有贤一知道师父确实发了淫秽短信这个真相，其他人依然认为是有人搞鬼陷害师父。  
他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律师。律师用了一个周末仔细阅读了举报材料和短信记录，说：“这些短信记录是真实的，是可以作为法律依据的，一定是内部人干的。”律师说：“立刻报警。”话转给师父，师父说：“不能报警。”问：“为什么？”师父说：“这个短信的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贤启是怎么拿到的？”这话一说，弟子们就依然跟以前一样反应：对啊，师父高明啊，总是能指出正确方向啊。于是就不报警了。律师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干嘛不报警呢？只要报警了，警察一查，内鬼就被揪出来了啊。  
但律师也是咱们的信众，对师父有绝对的信心。不报警就不报警吧，自己查内鬼。律师给出了范围：这个内鬼长期偷拿师父的手机和尼师交流，做坏事；他是中年人，性格扭曲，结过婚，熟悉海外业务。大家就在这个范围里猜。律师怀疑是贤五，贤五怀疑是贤二，后来发现贤二不熟悉海外业务，就开始怀疑熟悉海外业务的贤七，后来贤七又长期不在师父身边，不具备经常偷拿师父的手机的条件。最后，贤五认定是师父的侍者贤十三。因为贤十三是师父的侍者，师父的很多私事都是他处理。贤五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贤十三大学刚毕业，比较年轻，欲望比较强烈，性格比较扭曲，于是利用离师父比较近的便利条件，趁师父不注意，偷了师父的手机冒充师父给尼师发淫秽短信。发完了，再悄悄地还回去。虽然他不符合中年人的条件，但其他几个条件都具备。大家就觉得，原来是这样啊！就忘记了早期猜测的：有个神秘的坏蛋，用一台神秘的机器，日夜不停发短信的事情了。其实，这个神秘的人，就是师父本人。用四台手机偷偷给尼师发海量的淫秽短信，就是师父本人。  
你想想，多搞笑，一个人有四部手机，长期被身边的人偷走发淫秽短信，来回互动，完事了，再还回去，然后再偷回来，再还回去。时间可能长达至少一到两年，而且半夜也被偷走，发完了再还回来，中间也没啥间隔，师父拿到被偷走又刚还回来的手机，再安排工作。这个，也太离奇了吧？   
其实，我虽然没有做师父的侍者，但也长期在他身边，住一个楼里，经常陪他接见客人啥的，他是手机不离，揣在大褂兜里，见客人的时候也会时不时地掏出来，发一会儿短信，再揣回去。他回房间，向来都是门吧嗒一锁。侍者贤十三平时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绝无可能进去偷手机的。  
就算是贤十三偷的手机，那人家回复过来，正好是师父拿在手上的时候，咋办？这么密集的短信互动，还有大量的事务需要师父用手机处理，手机怎么可能被别人拿走干不好的事情，而自己不知道？   
**九、两次重要的会面**确定了师父短信的真实性之后，对我们来说，更大的麻烦就是怎么面对？尤其是如何面对贤菜？贤菜所受到的伤害，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和认知。她要见贤佳法师。见就见一下呗，但当时，气氛非常的紧张。一方面师父可能信任我，也可能不信任我，他可能不确定贤菜跟我们讲了什么，没讲什么。贤启法师依然在外边告，内部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并不知道别人知道多少。 在体系内部，贤佳法师是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和他交流，一旦交流，就有可能被贴上“不可靠、不依师”的标签，有被边缘化的可能。  
贤菜一定要见贤佳法师。这个让我有点为难，这不是师父安排的。要知道，在体系内部，不是师父安排的事情，基本上是不好做的，而且又是这个节骨眼上，又是这样的身份。好在，经过努力，还是见上面了。谈话的内容是：贤菜把她的遭遇讲了一遍，让贤佳法师也很震惊！  
贤菜的目的是：需要贤佳法师这样长期研究戒律的律师从戒律的角度上来断一下，她还算不算比丘尼？有没有破根本戒？ 贤佳法师根据口述得出结论：被害过程完全是被动的，又有被灌醉的情节，不算破根本，依然是比丘尼。这个结论被后来其他几位研究戒律的法师一致认可。  
贤菜要见师父，这是她早就准备好的。师父做了安排，并且指定由我陪同。贤菜、师父、我，三个人，就在师父的会客室里见面。从贤菜暂住的地方“德尘居”到师父会客的“602”，我和贤菜的行步路线都是师父亲自安排好的，因为当天师父还要见一个重要的客人，师父嘱咐，这位重要的客人绝对不能和贤菜碰面。当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两年后，我才知道，这位重要的客人是他的一位律师。因为贤菜听贤一说师父这天要跟律师见面，贤菜就表示也要见这位律师，要跟律师聊一聊，并要求贤一向师父请示。贤一请示了师父，师父不同意，说不能让贤菜见到律师。  
避开这位律师后，到了602会客室，贤菜先在沙发上坐下。师父也坐下，坐在贤菜的对面。我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边，要知道，平时，我们都是把师父当“佛”来看待的，要训练“弟子相”，在师父面前，绝对不敢大声出气，师父说话，我们要弯腰低头，侧耳倾听，等等。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贤菜拍拍身边的沙发说：“师父，你怎么不坐过来，跟我坐一边好说话。”师父坐在对面说：“这样好说话。”要知道，体系内的等级森严，从来也没有见过任何人这样跟师父说话，何况一个资历在体系里很低的贤菜。我观察师父，那个曾经在我们眼里如同神佛一样存在的善知识，一个高官，一位“引导众生走出苦海的圣人”，一位“肩负振兴中华传统文化的伟人”，此时此刻，就是一个犯了错的老男人。师父很尴尬。 俩人的谈话很直接，并不避讳我。贤菜先表示了自己的来意，首先明确表达没有配合贤启法师举报师父。师父鼓掌说：“为你鼓掌，赞叹你，忠于师父，做得好。”然后俩人开始讨论如果贤启法师举报成功，最坏的后果是什么。师父问贤菜：“你是学法律的，你认为呢？”贤菜说：“如果按照法律，按照你伤害女性的情节，可能会是五年有期徒刑。”（请原谅，这里我没有用原话，因为原话太不堪了，给师父留点面子。）师父重复并确认了几遍：“五年？”谈话约四十分钟，结束后，师父给了贤菜一袋零食，就是社会上常见的赠送给小孩子的礼包，里面有糖果、果冻等等，很漂亮。师父和贤菜前后脚离开会客室，我拎着礼包跟着出去。

**凤凰岭惊梦 （10）,（ 11）**

**十、你不知道当时我们有多难**师父让我陪同贤菜见他，他们的对话丝毫也没有对我有所隐瞒，我猜测，其中还是有用意的，本来去机场接贤菜，安排的并不是我，而是禅无。意外的是禅无病了，贤一让我跟着去了，结果我中招了，无意中卷了进来，而师父此时就顺水推舟，希望我能帮他度过难关。师父太难了！其实，我也太难了。本来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却被卷了进来。一边是师父，一边是贤菜。  
贤菜提出了此行来北京的两个诉求：第一，换掉福建极乐寺的当家师贤宝宝；第二，不许干涉贤菜在澳洲的生活和学习。我找机会向师父转达了贤菜的两个诉求，师父表示了坚决拒绝。  
我把师父的意见告诉贤菜。贤菜说：“贤二，如果师父不同意，我就把所有的短信记录交给媒体。”我说：“千万别，我再去找师父。”师父还是不同意。   
贤菜有点担心自己的安全，告诉我：“她把所有的证据都放在了一个邮箱里，设置了时间，如果她有不测，邮箱会自动发送给很多人。”  
贤一把这个情况汇报了师父。师父问：“她这样可以实现吗？”贤一说：“可以的，邮箱设置定时发送就行了。”我和贤一，夹在了师父和贤菜之间。我们太难了！  
贤菜并没有当面跟师父提这两个诉求，让我和贤一跟师父提，要求写下字据，师父必须亲笔签字。除了让我们转述外，她还反复用邮箱和手机要求师父答应她的条件。师父都不予理睬。她和男众一起上殿、一起吃饭的诉求得到了满足，穿黄大褂也得到了满足，她还要和大家一起诵戒。其实，大家都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凭空就出来个尼师，来男众僧团这么折腾，还任其所为，无所顾忌。都摸不清状况，结果，大家都很尴尬。 当家师似乎觉察到点什么，悄悄把诵戒的日子给改了。贤菜扑了个空，没实现。据她事后和我表达，她打算当众扇师父的耳光，然后向大众举罪。这太可怕了！我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为了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和贤启法师联系上了。贤启法师说，如果贤一、贤二你们不能促成体系内部创建“自清自律小组”，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把他手里掌握的资料交给媒体。时间期限一个月。我知道，这个事情如果上了媒体，大家都很麻烦，对国家、社会、佛教、体系、个人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师父并没有在任何场合同意贤启的要求，而是积极地应对，采取各种措施，告诉他身边的人：贤启着魔了。贤一和我又夹在了师父和贤启中间。  
  
**十一、贤菜到底经历了什么**贤菜的表达和后来在网络上披露的短信记录一致，大致的过程是：贤菜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毕业后，来北京龙泉寺做义工，接受引导，在福建极乐寺出家。后被寺院派往香港读书，在香港读书期间，收到师父的逼淫短信，这些短信密度极大，有时候会彻夜发送。  
让贤菜猝不及防，从震惊到不解，并且向极乐寺的管理层求解求助，核实这是不是师父的手机，是不是师父本人发的，管理层默认了这就是师父的，指导她依师听话。贤菜从收到短信，再到实际被侵犯，经历了一个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的身心历程。  
局外人可能很难理解。作为一个当时的局内人，是可以理解的，体系内是把师父当成佛来看的，我们每天都接受这样的教育和熏陶，师父的话至高无上，不可怀疑，如果产生怀疑的话，内心就会自责，就会认为自己修行得很差劲，有负罪感。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在一些讲述宗教丑闻的书籍中找到了答案，这里就不探讨了，具体留待以后研究吧。所以，贤菜接到这样的短信，要先运用在修行中学会的“如理作意、观功念恩”，体系里引导的这个，就是把师父作为善知识说的话和所有行为，不管是什么，都要往正确的和好的方向想。我们还有一个叫“不观过”修行方式，意思是看到师父的过失，就是自己的业障。总之，师父是不可能有任何问题的。  
贤菜具有相当的法律知识和心智能力，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短信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和不安。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抵御住师父的诱导和逼迫，在师父的短信的指导下，与另外一位叫**贤瓜**的尼师从香港飞往北京，面见师父。  
在师父的短信安排下，两人到了北京的一处民宅里，师父已经在屋里等她们。之后，喝酒、抽烟、做饭，灌醉了贤菜，并进行了侵犯。  
贤菜清醒后反应很激烈。据她回忆，师父说：“那你打师父一拳。”贤菜不敢打，但心里记住了这句话。师父又对贤菜说：“把你扮成男孩子，穿黄大褂，放到龙泉寺去。”贤菜说：“好。”师父说：“那你不能说话。”贤菜说：“好。”师父看了贤菜好一会儿之后。每次回忆起这个细节，贤菜都很后怕。   
贤菜保留了所有的短信记录，当时的日记和汇报，以及购买机票的证明，还有相关的录音。  
两人在精舍被侵犯的整个过程，有详细的口述，录制了约三个小时的视频。后提交给有关部门。  
据贤菜表述，被侵犯后，回到香港的贤菜，身心产生了巨大的分裂：一是怀疑自己的身份是否还如法，另一方面对自己的经历和未来也产生了更大的恐慌和茫然。出于法律专业的本能，她尝试并开始联系其她的尼师，委婉地沟通，希望她们不要再受到伤害。而一起被侵犯的贤瓜，认为和师父发生这个事情是好事，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劝贤菜要对师父有信心，批评贤菜不要干涉师父对其他尼众的摄受加持。贤菜和贤瓜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期间，贤菜身心备受煎熬，并且产生了轻生的想法，一度几乎跳海。后来通过自我调整以及与师父的持续互动，暂时放弃了轻生的想法。但是对体系以及师父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同时，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澳洲的一所大学，继续读书。在澳洲期间，也因为无法接受发生的事情，难以安心学习和修行，师父则予以了安抚和宽慰。期间，贤菜想到还俗，觉得如果不出家的话，自己作为律师，正常工作，这些年的薪资至少也有18万，于是向师父提出过，是否可以补偿这些钱，被师父拒绝。  
为了安抚贤菜，师父找到一个在澳洲参加活动的机会，专门去看望过贤菜，并和陪同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地的信众一起和贤菜外出吃饭。  
但是，贤菜并没有被安抚住，不断地向师父提出条件，主要是三个条件：  
一是也要和男众一样，穿黄大褂（据说，这是师父在侵犯贤菜后的口头承诺）；一个是换掉极乐寺的当家师贤宝宝（贤菜多次向我表示，自己的痛苦和悲剧贤宝宝有重大责任，因为所有的安排贤宝宝都知情，作为师父忠实的执行者、得力助手，实施了这一切。如果不换掉她，后面还会有更多的尼师会受到侵犯）；一个是要求自己能够在澳洲安心学习，不要总是有人安排和打扰她在澳洲的生活和学习贤菜多次要求到北京，和师父面谈，被师父多次拒绝。事后贤菜曾告诉我，一年前，她就曾经一个人悄悄来过北京找师父。但没有机会解决任何问题。  
贤菜也曾经把自己的经历以及困惑告诉了贤宝宝以及管理层的几位负责人和极乐寺的实际负责人贤七，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馈，他们都选择了沉默。  
贤菜也把自己的短信向体系内很有实权的禅无法师做了汇报，禅无表达了无视，认为她得了神经病。  
而此时，贤启法师接到了另外一位受害者贤鱼的求助，得到了师父的大量手机短信记录，然后在这些打印出来的短信记录里发现了师父和贤菜的短信互动，于是和贤菜进行了沟通和联系，希望贤菜能够配合自己，一起举报师父。遭到了贤菜的拒绝。所以，才有了后来贤菜不顾一切地从澳洲到北京，决定孤注一掷，将此事做个了断。

**多数都认为不是坏事--凤凰岭惊梦 （12、13、14）**

**清风：**本篇内容里，最让我震惊的是：当贤菜问其他尼师时，多数都认为贤菜被侵犯不是坏事。  
昨天有人说，希望我一次性发出来，其实真没这个必要，一点点看，把重点标出来，再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印象会更深刻，  
我到现在也只看到这里，后面没看。

**往期连载：**  
[凤凰岭惊梦 连载一（清风重新排版）](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czODYyOQ==&mid=2247497793&idx=1&sn=d4019194cc899a0c2c47278633bf8e7b&chksm=ec19e0ebdb6e69fd3e3b9f5a7da95a805fdb089651102b976484eb497006c480d09fb2576e94&scene=21#wechat_redirect)

[凤凰岭惊梦 连载二、三（事关学诚）](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czODYyOQ==&mid=2247497820&idx=1&sn=8932c6ba564538fadae40a6f168c08e1&chksm=ec19e0f6db6e69e01e95826a15957e88e10b0c7ad4ab36c2c8a7fa02b06bb2eb73ab1389b058&scene=21#wechat_redirect)

[凤凰岭惊梦 连载四五六七（事关学诚）](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czODYyOQ==&mid=2247497843&idx=1&sn=5b0e0082c816c00939a869426e56ac3a&chksm=ec19e0d9db6e69cff810bf716c2b42be1472a3001e0b5b8e8a38dde7a1b011ef461e1b01e7eb&scene=21#wechat_redirect)

[凤凰岭惊梦 连载8.9（事关学诚）](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czODYyOQ==&mid=2247497884&idx=1&sn=ad18357085574305337314b017e9ec43&chksm=ec19e036db6e6920b83a2e0880b1ad30df7fcde403fdfbcc926e0a266b81723afe8576272f09&scene=21#wechat_redirect)

[凤凰岭惊梦 （10）,（ 11）](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czODYyOQ==&mid=2247497904&idx=1&sn=ec0306a7f6955d1dfa8347e39f86aac9&chksm=ec19e01adb6e690cb2689b0be5e608f27f302fd32ab027acd25cda8fa71218ae15d37ce9447b&scene=21#wechat_redirect)

**十二、贤启法师经历了什么**贤启法师是我们这些后学们公认的老师，清华博士，核能专业，他对师父向来是忠心耿耿，是弟子中当之无愧的楷模，师父一句话，他就能拼命的那种。他对体系里的后学们，影响非常的大。早期送往福建师父老家极乐寺的女众，基本上都是贤启法师一手教育和培养出来的，在那里出家。但是，多年以后，历经种种的风雨，回头看，贤启法师虽然人高高大大的，但内心却淳朴得依然像个小孩子。他也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博士毕业就遇到了宗教，天真烂漫地全身心投入了。他和很多年轻的高知出家人一样，内心里都存有报国、爱国、教化民众的心，所以，一旦认定宗教可行，他们就全力以赴。在龙泉寺的十多年里，确实可以说是师父的左膀右臂，没日没夜地干，投入师父的各项事业，比如，带着居士竟然为师父整理编辑出了一百本博客书。  
恰恰是这份赤忱和单纯，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当然，这是我个人这些年来的观察和解读。 贤启法师从北京的龙泉寺被派往福建的普济寺，在那里开展他的宗教救世的事业。他很崇拜弘一大师，那里也是弘一大师闭过关的地方。在普济寺，贤启法师得到了当地信众的爱护和支持，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中。忽然，贤启法师接到了贤鱼尼师的信息。 贤鱼，出家前我就认识她，也一起共过事，她的家教非常严格，父母是基层领导，从小对她的教育很传统，她本人的性格也很强，讲原则，认准的事情，就会坚持到底。她出家后，先是在极乐寺，后来和很多尼众一样，被派出去，住在精舍，学习外语，准备出国。所谓的精舍，就是民宅，居民楼里的单元房。师父认为，寺院里人多，不利于专心学习，就让居士们供养和提供了很多居民楼，各地都有，然后让尼师们悄悄住在里面，一般一个精舍住十个八个人，或者三五个人。她们不和外界联系，只在屋里学习，吃饭等生活用品都由当地的居士护持。就在这个时期，贤鱼收到了师父的短信。这些短信的内容，网络上到处都是，现在大致总结一下，应该算是一种利用宗教进行的逼迫和精神控制。先通过宗教团体的力量，利用佛教的教理教义，让我们认同师父是善知识，然后全身心地依止他，接受他的教育和所有的安排。如果离开他，我们就会堕落，他是佛，是菩萨，是一切功德的体现。由于弟子众多，大家都争先恐后想要获得师父的肯定和青睐，这就形成了新的氛围和巨大的精神控制力量。 之后，师父向弟子们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所向披靡，有钱的会把钱彻底捐出来，有力气的把力气彻底使出来。总之，一切，交给师父，才是对的。  
女众，很不容易能逃脱得掉。贤鱼，是个例外。 经过了一段时间和师父的淫秽短信的互动，贤鱼和贤菜一样，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内心根本无法消化这样的信息。 从网络上公开的部分短信内容上来看，收到短信的尼众，绝不止贤菜和贤鱼，其她人的内心状况，也无法了解。 可能，有的人欣然接受；有的人怀疑后，接受；有的人一直怀疑，并且导致精神崩溃；而有的人则不甘受辱，采取了自救措施。贤菜和贤鱼都属于性格很要强的那种，尝试自救。  
贤菜事后告诉我，那时候她就开始悄悄地联系体系内其他有可能受到伤害的尼师，和她们进行交流，避免更坏的结果。但**多数都回馈以：这不是坏事。**  
贤鱼开始向外界寻求帮助，但是又不敢明说，就开始一点点地向贤启法师透露，贤启法师依然是像以前一样劝说贤鱼好好安住，好好学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贤鱼开始更多地向贤启法师透露自己的经历。  
贤启法师这才意识到：遇到麻烦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遇到的是这样的大麻烦。  
 **十三、这种事到底能不能好好商量** 2018年初，贤启法师开始认真面对贤鱼的倾诉，了解了她接收到的短信，为了验证事情的真假，从国家有关部门那里获取了师父的手机短信记录。**清风评：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没有贤启法师从电信部门那里直接调取短信记录，很可能告不了学诚，真佩服贤启法师。也许有人会疑问，个人怎么有权调取短信记录？这一点我也有疑问，但此书没有详细讲。我想很可能是贤启配合贤鱼报案了，通过公安机关调取的。  
读完信息后，贤启法师非常震惊，据他自己的表达，内心非常的崩溃。  
从这些短信中，发现了师父和很多尼师进行同样的交流互动，内容一致，手法相同。其中，发现了贤菜和师父的交流更让人震惊，从内容上看，师父对两位比丘尼同时进行了实质上的侵害。  
贤启法师开始和远在澳洲的贤菜沟通，希望得到贤菜的配合，了解更多的真相。贤菜作为当时少数理解贤启法师并和他保持沟通的人，对贤启法师的行为表示了支持，但是坚决不同意这个事情扩散出去，只同意内部解决，而且拒绝了贤启法师当时想要为她提供的经济支持和安全保护措施。 为了更多地了解真相，解决问题，贤启法师与北京龙泉寺体系的管理层沟通，遭到了拒绝，不得已，开始进行独自调查。 过程据说很艰难，因为，体系里除了贤菜、贤鱼以外，没有人肯相信贤启法师，师父又在不同的场合说贤启法师着魔了。   
同时，也在内部声称，贤菜得了神经病，贤鱼则是抑郁症。  
因为体系内无人理睬贤启法师的表达，不得已，他开始将一些材料举报到有关部门那里，希望得到支持。  
据贤启法师自己讲，他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以至于不敢和体系内的人会面，联系时也会格外地小心。体系内刚开始不理睬他，但由于贤启法师的举报，有了来自上级管理部门的压力，不得已，约见他，贤启法师同意见面，但是多次更改会面地点，最终也不敢见面。  
那一段时间很少有人知道四处躲藏的贤启法师的行踪。我们都比较了解贤启法师的性格，他是个很纯粹的理科男，没啥心计，凡事只认一个理，什么都豁得出去。他出家也是，啥都放下。修依师法，也是，彻底拼命。当他发现自己走错了路，立刻掉头，啥也不顾。当他觉得自己送出去出家的那些女众有危险的时候，立刻就奋不顾身。

（**清风评：**贤启法师的这个性格，我觉得是很令人赞叹的，佛教界就应该重用这样的法师。）

其实，他可以选择一条看起来比较温和的路，比如，好好做他的普济寺方丈，私下里和当事人商量沟通，达成某种默契和条件，不必搞到你死我活。但是，这不是他的性格。师父也在不同场合表达，凡事好商量。  
贤启法师是个不好商量的人，他先把自己置于死地，然后拼了。什么教内的前途，什么个人安危，什么周围人的利益，全都不考虑，只考虑他认为的理。世界上就是有这种性格的人。 就在贤启法师默默挣扎和拼命的时候，贤菜出现在了龙泉寺，给事情带来了转机。但是给师父带来了大麻烦，她不停地提出她的诉求，师父就是不答应，她就继续提，师父依然不答应。师父太难了。我也比较同情师父，因为这种事情，不是那么容易了断的。我私下里劝过师父：“算了，就答应她吧，不就是换个极乐寺的当家师吗？不就是让她安心在澳洲待着别给您再找麻烦了吗？”师父立刻坚决拒绝。原话是：“那怎么行，她想怎样就怎样吗？”  
我当时觉得这可能是师父个人的性格使然，可是，事实上，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贤一和我以及师父之间，也进入了某种微妙的关系，师父应该知道我们知道了些什么，但不确定知道了多少。就从那次安排我和贤菜和他见面开始，我明确地感受到，师父希望我帮助他摆脱困境。可是，这种事情，对我来说，也太难了。怎么做都不合适。 **十四、清华大学成了讲出真相的理由**禅无是清华博士，流体力学专业，一毕业就出家了，非常善良，很受师父的器重，体系内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多是通过他来传达和执行的。贤菜在澳洲想回北京讨说法，也是事先汇报给禅无，但是禅无做梦也想不到，其中还有这样的隐情，对贤菜的种种诉求全都解读成“神经病”，敷衍了事。  
贤菜到达北京没几天，就在师父的会客室里见了禅无。客套了几句，贤菜忽然问：“你怎么没有回答我短信的事情呢？”禅无把头扭开，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岔开了。 禅无此时也是体系内部处理应对师父短信和贤启法师举报工作小组的核心成员，成员中，除了贤一已经开始知道此事属实，其他人都还被师父蒙蔽着努力做证伪的工作。  
随着调查的深入，以及贤菜提供的各种证据，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再否定了。期间，我接到一位其他寺院住持的电话，他听说师父被举报，认为这绝不可能是事实，他和师父共事多年，了解他的为人。我回复这位住持，师父的事情，我们正在证伪，希望它是假的。 一年半之后，这位住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事实真相的时候，叹息道：“一个人，怎么内心能扭曲到这种程度。”事实上，我们确实做了足够的证伪的工作，但都失败了。  
贤菜到北京好些日子了，真正了解实情的只有贤一和我。贤一和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不能只是我们两个人知道，那还让谁知道呢？为此，我们做了细致的探讨，因为这个时候告诉任何人，都很难说结果，万一人家马上就告诉师父，我们会不会有生命安全问题？请不要嘲笑我们的胆怯，因为，一个朝夕相处了十年的“圣人”，忽然间你看到了他骇人的另一面，不得不为此时自己的处境捏一把汗。我们想过，就此算了，跑路吧。但又不甘心，想来想去，就觉得禅无最合适，因为他是清华毕业的。在征得了贤菜的同意后，促成了禅无和贤菜交流。之前，为了安抚贤菜，禅无曾经答应有机会请贤菜吃饭。我们决定在吃饭的时候，冒险说出实情。  
我们权衡了风险。禅无是师父最信任的人，依师法修得最好的人，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禅无曾经做过师父的秘书，在师父的引导下，主修依师法。所谓的依师法，就是看到、听到任何东西，师父都是没错的，都是自己的业障深，自己错了。比如，师父的福建方言，我们听不太懂，要思维成：师父的语言是没有问题的，是清净完满的，听不懂，是我们的业障，我们要忏悔自己的业障。师父的开示，我们听不懂，不是师父讲得有问题，是我们的业障，要忏悔自己的业障。 禅无曾经教导我们：有一次，师父送给一位领导一本书，书的扉页上签名时有个错字，禅无把书拿给这位领导时，发现了这个错字，就想让师父重签一本，因为，这样送给领导不合适。可是，转念一想：师父不可能写错字，师父是圆满的，清净的，错字，是因为自己的业障，所以要忏悔自己的业障。可是，明明这就是个错字呢？怎么办呢？又要修依师法，又要解决现实问题。禅无最后想出的办法是：内心里坚决认为师父没有错，是自己的业障而看到了错字，所以不能回去找师父重签。想来想去，禅无说他灵机一动，用一个小刀片，轻轻地把错字中多了的一个笔画刮掉。 禅无用这样的一个公案教育我们这些后学，我们都很赞叹：禅无的依师法修得好，是我们的好前辈，是我们的好老师！请不要嘲笑我们当时的思维方式，因为，你没有在其中。我相信，历史还会重演，因为人心，就是有这样的短板。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不是新鲜事，宗教很容易导致集体意识的错觉，而丧失理性。

（**清风评：**这句话说得很严重，事实也确实如此，尤其是在“依师法”教导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从宗教修行的角度上来讲，我没有资格评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这就是一个甚深的高级法门，实践者可以依此获得很高的证悟，我们凡夫没有能力揣测。更深的分析和总结留给后人以及专业心理学和宗教研究的学者去探讨吧，这本书，尽量只讲事实。后人也许可以在实践佛法的道路上多一些参考，多一些角度。  
经过反复的抉择，最终还是觉得禅无不会伤害我们。我们列出了很多很多理由和可能，最终说服我们下定决心冒险向禅无讲出真相而不会遭到伤害的理由是：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凤凰岭惊梦 （15、16、17）**

[静心看佛](javascript:void(0);) 1周前

收录于话题

#凤凰岭惊梦

14个

**十五  被雷劈了**

禅无兑现了承诺，约见贤菜，并请她用午餐，贤一，我，贤菜，禅无四个人，在小餐厅里。禅无法师，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人，慈悲善良，他的动机很淳朴，贤菜在海外读书，得了神经病，需要格外的关怀。满足她的各种需求，所以要请她吃饭。落座吃饭后，贤菜逐步把话题契入正题。 禅无越听越惊讶，越听越无法解释，因为，贤菜讲述的事情，很多地方，如果她没有经历，是不可能了解的。比如，贤菜提到事发地，是一个位于北京某小区的“精舍”，这个精舍是最早的一个精舍，由一位信众无偿提供给体系使用的。这是体系内最高的秘密之一。包括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以前，我开车送这些极少数住这个精舍的人去，都是要求把车停的远远的，不许靠近，精舍的人下车后，步行，离开我的视线后，等我开车离开了，他们才回精舍。  
后来，这些极少数人，不住这个精舍了。精舍就闲置下来，提供这个房子的主人刘某秋找到禅无，问这个房子长期闲置，怎么办。禅无就向师父汇报，有一天，禅无和房主约见正要商量这个房子的用途时，师父推门进来，让禅无离开，不要再管这个事情了。这个房子就被师父自己独自管理了。从此再也没有旁人过问。  
由于禅无长期以来处理师父的各项事务，执行命令，包括作为短信处理应对小组的核心成员，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疑惑，都被贤菜一一说破。  
禅无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四部手机都在师父手里，用于和尼众短信互动，但是他就是不让查这些手机，而是让大家去查贤启是怎么搞到这些短信记录的。  
还有种种的细节，包括贤菜在澳洲一直追问短信的事情，包括师父竭力阻止律师关于短信要报案的建议，因为一报案，人家警察立刻就会查出来，这个就是师父的手机，从师父的手里发出来的。  
就在我们彼此交流信息的同时，忽然，窗外闪过一道非常亮的闪电，很诡异，大白天的。几分钟后，禅无的手机就接到别人发来的消息，看完后，很惊讶递给我们也看，原来体系盖的那个如今已被查封的豪华建筑三慧堂，被雷劈了，雷竟然穿过楼层，直接劈到中控室的交换机，浓烟滚滚，如同过了火一样。事后我专门去看过，现场一片狼藉，确实很不可思议。

三慧堂

还有一些奇怪的征兆，就在2018年开始，寺里种的竹子开花了。起先是一小丛，后来就是一片一片地开花。再后来，有一天，一群马蜂铺天盖地地飞来，在老大殿门前的院落里，成为奇观。  
禅无在听贤菜表达的过程中，内心很沉重，忽然起身要去上洗手间，然后就走了。我们等啊等，怎么等都不来。越想越害怕，开始坐立不安。  
  
**十六   差一点就误会了禅无**  
禅无上完洗手间回来了，并且一个劲地道歉，说，时间有点长，对不起。原来，听的太专注了，忘了如厕，实在憋不住了，才去的。回来后，继续谈，从中午一直谈到下午三四点钟。当时我们很害怕，生怕禅无带着几个大汉走进来。事实上，赌清华，赌对了。事后，禅无亲口跟我讲，他很痛心于贤菜的遭遇，一直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地痛哭一场。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受，虽然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一个女性在遭遇这种事情后的痛苦，尤其又有宗教背景，但能够想象到这真的是人生中一个极端的遭遇，因为你没有面对过她们，她们的无助，她们的怯懦，她们对迫害者的依赖，对生存的担忧，对未来的迷茫，对戒律和伦理道德的恐慌不安，她们勇敢地站出来又要面对的各种污蔑和诋毁，咒骂和威胁，她们常常想自杀的绝望。  
人们，无论如何，都应该善良，欺凌弱者是不对的。哪怕她并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我们，还是得有最起码的良心。禅无又自己表述了一些之前的疑点，现在终于明白，贤启法师说的都是事实，而师父利用大家对他的信任，不断把调查方向指向别的地方，诱导大家不要追究手机在谁手里，谁发的短信。而去追究贤启法师的背叛，然后再用一些所谓的证据，应对上级领导的询问和调查。 最有趣的是，师父竟然给我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短信，我当然赶紧告诉大家，你看，师父的手机出了问题，大家当然就相信了。师父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短信记录在电信的后台一字不漏地保存着，他以为手机上删除了，就没有了。短信记录里清晰地记录了师父要求和他互动的尼众将手机里的短信删除。但是，后台有，结果被贤启法师打印了出来。   
据说，那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为了顾及宗教的颜面，不好公布出来。贤佳法师曾向我转述过他听到有关部门评价师父时使用的一个词——惯犯。

禅无当天晚上给福建的贤六打了三个小时的电话，向他讲述了这个事情。第二天，禅无告诉我们，贤六也认同了这个事实。  
贤六毕业于一所重点大学，从小就品学兼优，理科男，学霸，我们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多吃点，多玩点，人家的理想就是报效祖国。大学期间，很多同学都出国了。他没有出国，一直在努力寻找更好的报国机会，后来遇到了佛法，经过仔细地抉择，确认，修证佛法，教化社会，挽救和净化世道人心，是更好的报国之路。毅然就出家了。 贤六和禅无一样，是体系内除了师父之外，最有权力的人，而贤六本人也担当了很多社会职务。他们俩的认同事实，给妥善解决这个事情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也触发了贤菜要去福建和贤六会面的想法。而师父此时，正是格外的为难，一方面，要应对贤启在外边的举报，一方面要应对弟子们的内部调查。更麻烦的是贤菜越来越不依不饶。她坚持要和大家一起诵戒，时任寺院的当家师也觉得事情不对，但不想参与过问。师父就跟我谈，说了他的想法，他希望把贤菜送到福建的极乐寺去。我当然理解，因为，这样在北京闹下去，早晚会出事。  
  
**十七  找麻烦的大活人到底放在哪里才合适**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另一位当事人贤鱼被贤启法师从精舍悄悄接走了。是贤一告诉我的，贤一在应对短信的秘密小组中，知道了很多的细节。后来，我们才更多地了解到，贤鱼在收到师父的短信后，经过痛苦和不安的抉择，终于向贤启法师和盘托出，讲出了所有的经过。而贤启法师也从不信到半信半疑，到以证伪的态度对短信进行调查，也逐渐了解到了更多的事实。据贤鱼的回忆，师父发现事情败露后，先是安排人用电话做贤鱼的工作，希望她能接受师父的行为，把它视为高级的修行，  
后来效果不好，就指挥极乐寺的几位尼众坐火车赶来精舍，做贤鱼的工作，要把她带回极乐寺。这些工作也很奇葩啦，都是劝说贤鱼要对师父有信心啊，师父是圆满的，不会害我们的，师父这么做，都是调教弟子，都是有用意的，都是帮助我们修行的，跟我们回极乐寺吧等等，完全是一些置戒律和伦理道德于脑后的奇谈怪论。  
现在回忆，挺搞笑的，但当时，大家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的。贤鱼又开始疑惑和犹豫，到底该怎么抉择。那个时候，由于体系的引导和教育，离开体系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政府在央视、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公布举报属实之后，体系内也没有多少人主动离开。体系的力量，发人深省。贤鱼后来在网上写过这段心理历程，经过痛苦和艰难的抉择后，没有跟着回极乐寺，而是选择了离开体系，逃离。在贤启法师的帮助下，这位尼众，选择在后半夜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离开精舍。走的时候，虚掩了门。   
贤鱼，终于摆脱了师父的控制。这成了师父的难题，那边贤鱼跑了，到了贤启法师那里，这边又来了个贤菜，咋办？极乐寺，是唯一的选择，不然，一个大活人，放在哪里呢？虽然，没有把贤鱼弄回极乐寺，但是，要把贤菜弄回极乐寺。贤菜欣然同意。但是，条件是必须贤一和贤二陪同。

**凤凰岭惊梦 （18、19、20）**

**十八、简直太难了**师父确实是一直在想办法克服困难，但是他不确定我们对实情了解多少，所以我们之间的对话，就成了揣摩对方意图的哑谜。贤菜说是要回福建的极乐寺，但是订了机票又退，再订再退，就是没有成行。她和师父也是反复在沟通、商量，想必也是和师父虚虚实实地应对。师父不时地找禅无、贤一和我谈话，主题依然还是：这个短信是谁发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贤启怎么搞到的，他违法。短信的事情，不要再调查了，你们的工作重点要放在贤启法师违法这个地方。以前，师父这么讲的时候，我们都会齐声赞叹：师父的思路真是高啊！真是了不起啊！现在师父这么讲的时候，我们嘴上依然还会像以前那样赞叹，只是，心里不是这么想了。师父和我谈话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他在前面走，我们跟在后面，禅无离得最近，我在第二个，贤一在我后面。 那天，师父又一次如以往那样，一手叉腰，一手往虚空里一挥，用我们非常熟悉的姿势和口吻讲：“短信是谁发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贤启怎么搞的到。”禅无点头表示同意赞赏之后，然后悄悄回头，给我使个眼色，表示有趣，我也再回头给贤一使个眼色，贤一再回一个眼色。我心里想：老大，这个短信最重要的就是谁发的啊。怎么搞到的，不重要啊。禅无和贤一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自从师父指定我陪贤菜和他见面，而且在见面中没有忌讳他们的对话，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师父可能是想让我帮忙。我也很想帮忙，毕竟朝夕相处了十年，引导我出家，对我是大恩大德，他本人也是有着非常多的优点，有很多一般人不具备的能力和超强的意志力。但是，这个让我也很为难。如果，他是个社会上的老板或者大哥，咱就义无反顾地帮忙了，帮他解决问题，调和矛盾，努力把事情摆平，帮老大走出困境，毕竟，很多事情，他不好出面，也不好亲手去办，咱当小弟的，做点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我受的清规戒律的教育告诉我：我不是一个小弟啊！ 那边，贤启法师依然在不断地给贤一和我很大的压力，告诉我们：如果体系再不成立内部的自清自律小组，就把掌握的资料、短信记录全都发到媒体上。贤菜也时不时告诉我们俩：如果师父再不答应她的两个诉求，撤换极乐寺的负责人贤宝宝，和给予她在澳洲的自主权，她就把她掌握的信息给媒体。 我们判断贤菜不会真的要把事情捅到媒体上，只是气话，但贤启法师那边是完全有可能的啊，这个事情上了媒体，大家可怎么办呢？这边师父依然坚决不同意贤菜提出的两个条件。这让我很不理解，贤菜这两个条件，又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情，换个负责人，能损失什么呢？澳洲让人家自己管理，不就得了吗？这也不是什么苛刻的条件啊，人家都那个处境了，难不成咱们这个体系还想管理全世界吗？虽然和师父这么相处了十年，但是真的很不了解他。 可是，我也没办法啊，卷入其中，也脱不开了，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尤其是贤菜，我最担心的是她的生命安全，主要是怕她自杀。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不确定自己为这个事情到底能做点什么有价值的事，但，当时内心里最大的底限，就是贤菜不能出极端事情，否则，我会终身愧疚。 贤菜定好的行程反反复复，改了又改，贤一和我尽量都保持理解和尊重。福建那边，接贤菜和我们的人是贤七，是师父亲自安排的，她是极乐寺的实际负责人，能亲自来接，在体系里是莫大的荣幸和高规格的待遇。师父应该是给予了贤七明确的交代，完全随顺贤菜，有求必应。就是说，贤菜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只要人能离开北京，回极乐寺就行。极乐寺的当家贤宝宝做了很多耐心细致的工作，票是极乐寺给定，随着贤菜的情绪变化反复定，反复退，那边也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和怨言。大家就等着我们最后确定了行程后，过去。 **十九、手机短信，是个冷知识**在我们出发前，师父单独找了贤一，把手一伸，跟他说，这个短信，就算是查出来手机是我用的，但怎么证明是我的手发出去的呢？贤一，到时候，你就说是你发的。贤一听完后，气坏了，没答腔。事后告诉我，把我也气坏了。随后，师父也找到我，当面给我发了个短信，留了一位高级领导的联系方式，让我帮他办一件事情。我看出来，师父这是想让我给他帮忙，想让我跟他一伙，其实，我确实是想帮他来着，但是这样，让我就很不开心。 师父和弟子们交流的方式，或者说能凝聚一帮人不离开的方法，主要就是靠这个。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得到师父的重用，师父让谁办件事情，谁就开心得不得了，地位就显著提升，如果让他办这些和领导打交道的事情，就表示格外的重用。在体系内部，人的价值就是这样体现的。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吃这一套了，之前，就是因为吃这一套，吃得很苦，现在算是放下了。虽然，我也是很可惜这个机会，毕竟，一个自幼就在社会最底层生活的人，忽然间获得这样重要的机会，直接和如此高阶的领导交往，得到这样一个高大上的平台，当然是求之不得，理应感恩戴德。“名利”于我而言，是个好东西，怎么能这么轻松地就放下呢？ 师父很懂得弟子的心，他让贤一替他顶包，原因就是贤一大学刚毕业就出家跟着他了，人很单纯，怎么用怎么有。只是他看错了贤一，我很了解贤一，他虽然年纪小，但骨子里就是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正义感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他连平时小事都不肯说谎，更绝不会昧着良心去欺骗全天下。  
其实，在后来，确实就有人主动站出来，亲口告诉我，他要替师父去坐牢。但，那个时候，事情已经发展到谁也替不了了。  
我的逆反心被师父的这种做法强烈地激发起来，小小的自尊心爆发了，就偏偏不要这个机会。当面没敢拒绝师父，但就是没跟人家领导联系。虽然很惋惜，但心里硬是就扛住了。师父也看出来了，他的自尊心也被我激发出来，过了几天，就发来短信，既然你没跟领导联系，那就先别联系了。我们俩，就算是掰了。  
唉，十年了，其实，我很尊重他，也很佩服他，他确实有非常多超于常人的优点，也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对我也很好。但是，我毕竟是来自社会最底层，没受过正规的好好的教育，当时的很多价值观也比较模糊了，内心深处依稀还残存有一种比较江湖的仗义感，觉得师父你私下里干的这些事情不地道，小弟们给你卖命，你却不讲真话，真是辜负了小弟的一片两肋插刀的真心。  
要知道，当年师公，就是师父的师父，要换肾，让我帮着找肾源，我第一念就是想，别找了，我的肾要是合适就拿去。然后就告诉禅无：“来吧，这肾我捐了。”当然，肾不是想捐就能捐的，后来师父的师父通过别的渠道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我当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可能是长期在体系里被日益膨胀的名利心迷失了，慢慢地这种师徒关系已经和修行无关了。 尤其是这个时候，内心已经分裂了，一会认为师父是修行的师父，一会认为是领导，一会认为是大哥。对师父来说，他也是尽力了，我无意贬低他，如果不是因为宗教身份，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老板。但是，这可能是他的极限了，管理这么一大摊子，处理这么多麻烦事，确实力不从心了。他是一个非常缜密的人，做事情非常的小心，胆大心细，极少疏漏，这也是让弟子们佩服的一点。但是，百密而必有一疏，在短信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师父真的是失手了。这就好比“喝西北风”是个成语一样，很多人都不相信，其实，真的就是个成语，这是一个冷知识。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爆发出来，谁能知道，自己的手机发出的短信，会在电信的后台保存五十年，并且成为重要的法律证据呢？这是师父万万没有想到的，其实，一般人也想不到。这个“想不到”，给他捅了个大漏子，后面一系列的事情也都陆续爆发出来。另外，当时我们还分析了，师父踢到了两块钢板：一个是贤菜，一个是贤鱼。在体系内当时的那个氛围下，被师父“临幸”绝对是一件无比荣光的事情，怎么会产生怀疑呢？偏偏她俩就不吃这一套。结果，悲剧了。 **二十、在福建密会重要的人**贤菜在反复更改机票后，终于确定了行程。临出发前，我又单独陪她见了一次师父，这一次，俩人说了一些家常话，时间不长，没说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临别时，师父又给了贤菜一袋零食，跟第一次见她的时候送的零食是一样的，还是我拎着，像一个小跟班一样，跟在他们的后边。我觉得非常替贤菜不值，但也没敢直说，贤菜一方面坚决拒绝和贤启法师一起举报师父，一边又对师父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她很维护师父，如果我和贤一说了一些调侃师父的话，她会立刻就跟我们俩急，直到我们道歉。  
事后，师父又一次约谈我，我跟师父又提了一次：“干脆满足贤菜的诉求吧。”师父说：“那怎么行，她这个人有抑郁症。”我听出来，师父在暗示我，这个人有病，不用搭理她。其实，我观察贤菜根本没病。当时，我的脑海里就浮现了两个字“渣男”。可能是我的情绪起伏比较强烈，让师父也观察到了，我也观察到了师父的表情，应该就是那一次，我们俩的内心有了隔阂。 福建那边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极乐寺的实际管理者贤七亲自开车到厦门机场接机，当家师贤宝宝在极乐寺里准备丰盛的宴席等待贤菜。当然，我和贤一是沾了光而已。出发前，我也有很多的担心，不知道这次去福建，对贤菜、对贤一和我意味着什么？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到底是吉是凶？等等。内心忐忑不安。也不知道，贤菜到底是怎么想的，有什么计划和安排。但此时，也没有什么退路了，实在是不忍心扔下贤菜就不管了。贤菜很信任贤一和我。也让我们无法不负起这个责任。贤七顺利地在厦门机场接到了贤菜、贤一和我。在路上，贤菜和贤七开始谈话，大致的内容是：极乐寺的当家师贤宝宝曾经拒绝当时还在香港的贤菜回极乐寺，这件事情深深伤害了贤菜。贤七是知情者。 贤菜告诉我们，在香港时，她和贤瓜对共同的经历有完全相反的认知态度而发生了很大的矛盾，贤瓜曾经摁着贤菜的头撞在墙上，贤菜受到伤害后，想回极乐寺，被贤宝宝拒绝，但是却让贤瓜回极乐寺，极大地刺激了贤菜。事后分析，可能是师父担心贤菜回极乐寺走漏消息。 不让贤菜回极乐寺的事情，让她觉得自己先被师父伤害，然后又被体系抛弃。尽管，师父后来为了争取贤菜，又做了补救措施，让贤菜回了一趟极乐寺，安排了最好的车接送，至少三位不了解内情的尼师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还带了鲜花，出了机场，还给买了冰激凌，住寺里最好的客房。竭尽全力满足贤菜的各种需求。这个在当时，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体系里上下尊卑管理非常严格，贤菜并不是高位者，却受到了如此高的待遇，也没有人想想这是为啥？当然，有人会想，这是师父慈悲。后来，这个思维方式，可以化解内心所有的疑惑。个人崇拜，就是有这样的力量，能够控制人的思维。  
那次接待，贤菜并没有领情，甚至骂哭了一位尽心尽力接待自己的尼师，她告诉我她是想用这种方式唤醒这些被蒙蔽了还在给师父卖命的尼师，但是，恰好也成了事后抹黑她得了神经病的借口。贤菜趁这次去极乐寺的机会，掐着时间连续拜访了好些个尼众下院，也去了男众的广化寺和崇恩寺，所到之处，都是热情招待，各个寺院的当家师都亲自接待，由此也了解了一些情况。贤菜说，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害，她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换掉贤宝宝，这也是她冒险从澳洲到北京的主要原因，也是她到福建的主要原因。对我来说，信息量太大，一时消化不了，只能尽心陪同。贤菜在路上一直在质问贤七，怎么解释那时候拒绝自己回极乐寺，而现在又想方设法让自己回极乐寺。贤七就岔开话题。路上，贤菜忽然要求不去极乐寺了，要去广化寺，对师父忠心耿耿的贤七并不清楚贤菜到底要干什么，她只是和我们刚开始一样，如实地执行师父的指令，安抚住贤菜。贤七说，极乐寺都准备了饭菜，就等你过去吃呢，贤宝宝亲自给你做了好吃的饼。不提贤宝宝还好，提了，贤菜就更生气。当然，贤菜的目的就是要去广化寺，因为禅无和贤六已经安排好，在这里贤六要密会贤菜，了解实情。这些，师父并不知道。一直想劝贤菜去极乐寺的贤七，发现也劝不动了，就放弃了。于是，我们一行就直奔广化寺。第二天一早，四点多钟，在广化寺的一个非常隐蔽的房间里，贤一和我陪同贤菜，密会了贤六。

**贤一大哭了一场，凤凰岭惊梦 （21、22、23）**

**作者：贤二**

**二十一、一场隐秘的会面**贤六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避开了所有人，我们反插了门，贤菜开始和贤六讲述自己的遭遇。听完后，贤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我真的很理解贤六，这声叹息，确实是伤心伤到透透的。贤六自小就是个学霸，作为我们的前辈，给我们讲过很多他的童年，他的成长，是我们一直仰望和学习的老师。大学期间，他的很多同学都出国了，他选择了留在国内。在接触了佛教之后，尤其是接触了台湾日常法师的修行体系，认识了日常法师之后，贤六开始考虑出家，并且在福建广化寺加入了当时日常法师与该寺合办的广论班。专门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后来从福建被师父调到北京，恢复创建北京龙泉寺。 一起从福建到北京的这批人中，就有禅无、贤佳，贤启等等，都是学历高，年轻。  
到了龙泉寺，很快就和台湾的日常法师体系产生了分歧，一批人离开了，去找日常法师的体系去了。这批人只认日常法师，不认师父是自己的师父。当时，师父不叫师父，大家都叫他大和尚。只认可他是福建广化寺的方丈。 当时，我正好进了体系，2009年，经常给大家开车，他们在车上直呼师父的名字，或者称呼“他”，对师父的评价很低，纷纷准备离开。果然，我出家进体系没多久，不少前辈老师就陆续离开了。留下不多的人中，就有贤六。师父让大家不再叫他大和尚，改称师父。这个更改，其实含义很深，这意味着弟子们要依止他修行办道。 那时候，体系每天都会组织人学习师父功德，从早到晚地学习，还要组织研讨。其实，这种方式很容易导致集体意识的情绪化，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有宗教仪轨，绝大多数人都被同化，各种表达忠心和虔诚的口号被喊出来，比如，有的人就喊：要生生世世跟着师父。反正，怎么忠诚就怎么喊，大家用各种方式培养对师父的信心。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修行。 有一次我请教贤六如何培养出对师父不二的信心。贤六告诉我，以前受过刺激。我问啥刺激。贤六说：“不能告诉你。”虽然没有告诉我，但是，一个成年人，多少都会有一些体会，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与人之间，总是要反复地抉择，尤其是修行这个事，两个人都说自己是善知识，是可以引导你解脱觉悟的人，你跟谁？跟了日常法师，就不能跟学大法师。

**清风评：**

推广“广论”的台湾日常法师的问题也是很大，

他创立的福智僧团最后竟然让一个在家女人金梦蓉领导，

法藏法师讲他去世的状态很不好。

可见本公众号之前的文章，在“静心看佛”公众号内回复“日常”，即可看到。

有的人走了，有的人留下了，改口称学诚为师父。但是，内心也有很多疑惑，磕磕绊绊地走了一段时间，终于放下了疑惑，一心依止师父修行。  
贤六真的很不容易，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一点，人很稳重、忠厚，肯吃苦耐劳，就让他负责寺院的建设，一边干一边学，很快就很懂建筑了。为了建设寺院，一条腿断过两次，第一次是从楼上掉下来，后来做手术，打了钢钉。第二次是被一块大石头压断了腿。当时我正在现场，亲眼看见大石头滚过来，撞倒他，压在他的腿上。然后我们挪开石头，几个人一起把他送到一个骨科医院，在那里，医生给他的断腿手工接骨，疼得他用脑袋撞墙。那一次，我才知道，骨折可以疼到那个地步。 贤六搞了很多年寺院建筑，很辛苦，很认真。是师父的左膀右臂。贤六对我们这些后学也很好，教育我们，帮助我们，都非常的负责任。有一次，我开车送他外出办理他的户口，到了地方，他怕我在车上等着浪费时间，特别还给了一个佛教小册子，让我读。 后来，贤六被师父派到了福建的广化寺。前前后后十几年的奋斗。他和贤佳法师、贤启法师、禅无法师一样，都是我们的好老师，好榜样。听了贤六的叹息，我的内心，也是百味陈杂。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好。 贤六毕竟是前辈，了解了情况之后，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言简意赅地给了我们几点开示，要求我们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第一，立即制止师父对女众的侵害；第二，不要搞到媒体上；第三，保护团体利益；第四，保护佛教声誉；第五，让事件平稳过度。 **二十二、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和所受到的伤害**见完贤六，谁也不知道贤菜下一步要干吗，她也没有直接告诉贤一和我。极乐寺拼命想让她回去，应该是师父在后面安排。强行肯定是不可能，只能来软的，委托极乐寺的负责人好话说尽。声称，那边随时欢迎贤菜回去。对师父来说，贤菜回去，是最好的安排了，在那个环境和氛围里，师父有信心让贤菜和别人一样，慢慢地沉默下来，能够继续被掌控。贤菜确实不是一般的性格，她向我和贤一表达过，师父太自信了，他太自以为是了，他以为所有人都能搞定，所有的女人都爱他。我们出门的机票，都是极乐寺给定，这样，师父就随时可以掌握我们的行程。贤菜很聪明，她自己悄悄定了机票，是她和贤一和我三个人从厦门飞回北京的机票。去机场的路上，极乐寺的负责人贤宝宝听到消息，也尾随而来。在机场，贤宝宝带了很多食品，里面还有据说是她亲自给贤菜烙的饼。贤菜拒绝在机场见她。 以前，我就认识贤宝宝，她也是清华毕业的，唉，人各有命，她的依师法修得太好了，已经完全不顾戒律、法律、道德、伦理，一心为师父奔波效劳。哪怕是这种事情。后来，我看了一点那些短信记录，她是很早的知情人。但是，她放弃了正常人的判断，选择了没有条件地依师。  
师父在贤菜身上的很多操作，都是贤宝宝在安排和执行，不折不扣，而且后面的受害人也是贤宝宝在安排和执行。贤菜铁了心的就是撤换掉她。贤六则认为问题在师父身上，而不是贤宝宝身上，说：“被打了，应该找打人的人，不要找棍子。”贤宝宝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机场的时候，贤菜得知情况，坚决拒绝和贤宝宝见面，让我和贤一去应付，坚决不和贤宝宝见面。贤一和我在机场大厅见到贤宝宝，本来，我也对她挺那什么的，见到她本人的时候，就想：唉，同是天涯沦落人，谁比谁更不幸呢？她将来怎么办呢？贤宝宝确定见不到贤菜，才尴尬地离开了。临走前，把一大兜子食物请我们转交给贤菜。贤菜见到这些食物，大发雷霆，立刻跟我和贤一翻脸。我们劝她，这些就当是给我们的，让人家拿回去，也不合适。贤菜说，要么把这些扔掉，要么继续做朋友，选一个吧。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这些食物放在机场大厅的地上。然后给贤宝宝发个消息，告诉她来取回她的食物。 我再一次感受到贤菜所遭受的伤害和痛苦，可能不是男性能够体会和理解的。从这一次开始，我感觉贤菜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接受师父的摆布，她要继续为自己争取她的诉求，争取不再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她要不顾一切地让师父答应她，撤换掉贤宝宝，以及把澳洲的管理权交给禅无，贤一和我。回到北京，更大的风波，在等着我们。 **二十三、知情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事情在体系极小范围内传开了。但是，大家坚决不信，甚至说：我去会会贤菜这个神经病，可以当场就戳穿她的谎言。结果，真的去了，一谈，几个小时，无语了，没办法了。首先，人家贤菜保留的短信证据确凿，事件陈述清晰，情绪稳定，态度友善。好几个人过来和她谈，都无言以对。 事后，我们私下里交流，这种事情，真的就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事情如果是假的，只要找到一个哪怕极微细的漏洞，就能推翻整个谎言；如果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时间、地点、人物、空间没有任何的缺损和漏洞。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慎重地通过自己的渠道进行了各种核实和证伪，比如，至少两个人当着我的面用自己的手机和后台打印出来的短信记录进行了比对。就是说，如果那些短信记录是伪造的，里面就不应该夹有我们和师父的工作交流，结果，都对上了，除非，我们全体一起陷害师父。 大家都按照自己的逻辑指出自己的疑点，最后无奈，只能接受事实。每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有的人不表达态度。  
贤佳法师告诉我，他是要维护戒律。  
贤启法师告诉我，他的角度和贤佳法师不同，他的角度就是要自清自律，在僧团内部解决问题，制止师父继续利用宗教迫害女性，维护佛教不遭受更大的伤害。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实情，谁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每次，我都会把贤六开示给我们的五点原则告诉大家，但是，具体怎么办，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有人倡议，召开紧急会议，所有知情人和有重要权力的人都要参加。这个紧急会议必须是私下的，首先要避开师父，师父很快就得知了这个会要召开，他在想办法阻止这个会。这个会贤启法师也要出席。贤六在福建，他正在筹备世界佛教论坛，要突击建设很多建筑，非常忙，但是，也不得不赶来参加会议。为了方便贤六，会议地点就选在机场旁边的一个酒店了，这样，贤六下了飞机，就能参加会议。禅无是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我们这些后学们就忙前跑后地张罗。人陆续到会，贤启法师傍晚赶来，大家谈了很多，道理都明白，但是，怎么办呢，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正式开会前，贤一大哭了一场，一边哭，一边说，自己好心出家，遇到这样的师父，遇到这样的事情，很痛苦，他一直陪伴着受害人，感受到她的痛苦，令他内心非常的不安，良心受到谴责，如果不能保护好受害人，并且以任何包括“以大局为重”的理由再对受害人予以加害，自己的良心会痛，会无法承受。他一直在哭诉，一直在问：我们的良心痛不痛？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面对这样一个拷问：到底是依良心和戒律，还是依师？我跟贤六说，如果你的世界佛教论坛需要帮忙，我和弟兄们都可以帮你，但保护和安置好比丘尼这个事情可能更重要，对历史，对社会，对佛教的意义更大。   
如果以牺牲比丘尼的清白而假装着成功举办的世界佛教论坛，有可能是佛教的耻辱。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表示异议，实际上，也是这样。  
后来，我们为世界佛教论坛精心准备的场馆建筑，包括培训的义工等，政府都没有采用，和体系做了清晰的切割。  
事实证明，幸好做了切割，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个案，并不能代表整体的佛教。  
  
有人告诉我，在来开会的途中，他接到师父的指示，不要他来开会，并且对澳大利亚的管理权进行了具体的安排，确定不会满足贤菜对澳洲管理权的诉求。会上，贤启法师把他了解的情况跟大家做了详细的解说，大家都谈了很多，散会的时候，也三三两两地接着谈。 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的漫长会议，只达成了一个结果：以后不管大家在哪里，只要还穿这身衣服，等事情一结束，大家会共同照顾那些受害的比丘尼，终身。  
虽然，那些疯掉的比丘尼，到底和师父有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有能力调查清楚，但是，我们是有责任照顾她们的。  
除了我们知道的贤菜、贤鱼等有确凿证据的受害人以外，以前体系内疯掉的尼众到底和师父有没有关系，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和证人，但是从短信上来看，受害人数不止我们了解的这些。**清风评：**还有疯掉的比丘尼？

**师父开示几乎都是指责我们。凤凰岭惊梦 （24、25、26）**

贤二 [静心看佛](javascript:void(0);) 4天前

收录于话题

#凤凰岭惊梦

14个

**编辑：**好消息，目前本号已拿到《凤凰岭惊梦》最新修正版---第5版。之后发的将会是第5版，内容比第4版稍微有点修正。

**作者：贤二**

**二十四、我们要用弹弓打他的玻璃，把屎抹在他的门上**  
虽然，这次秘密会议没有就解决问题达成任何意向和具体措施，但是，这个事情浮出水面，给了大家解决它的机会。知情人越来越多，贤启法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躲躲藏藏的了，开始正常地和大家沟通交流。但是，有一点，他一直没有松口，告诉我：如果不能促成自清自律小组的的建立，他就把所有的材料给媒体。  
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本在师父那里，可是我们当时谁都没有胆量跟师父就这个事情直接交流。原因很复杂，一方面他如神一样地在我们心里存在，另一方面也惧怕他的身份和地位，不敢冒犯。禅无告诉我，贤六很了不起，师父去福建，就在广化寺，贤六和师父摊牌，说：“师父，您要面对现实了，不能再跟比丘尼联系了。”师父就同意了，算是第一次默认了这个事情。随后，立刻通知极乐寺所有的女众不许再和师父有联系，具体措施就是不许再给师父发邮件。但执行情况，具体我们就不了解了。有了这个开头，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之后的很多天，我和贤启法师以及一些法师都有很多次深入地沟通，探讨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和各种可能的后果，包括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等。最后的分析，口头上都有一个很现实的共识，按照戒律，我们只能先在内部举罪，师父和我们同为僧团比丘，我们的能力和权限也只能在这个范畴来面对现实，为了顾及他的面子，他在内部向一个人忏悔，然后托病离开龙泉寺，至于他的社会职务以及担任的别的寺的住持，我们是没有资格过问的。 这期间，贤启法师开始光明正大地回寺和部分法师交流、座谈、商讨，还一起上早课。一切都在往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贤启法师甚至很歉意地跟我说：“贤二，我不是真的要把这个事情捅到媒体上，我是吓唬你的，我也不是故意让你为难，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只有这样才能倒逼着自清自律，才能真的解决问题。”我向贤启法师表示了理解。   
那天中午，我鼓足勇气很含蓄地劝师父：“师父，我觉得您现在还是要息事宁人，如果您同意，我就去联系贤启法师，先让他回来，有什么事情，咱们关起门商量，不要上媒体，那样就不好了。”师父同意了。那天，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地开心，多么地开心，多么地开心，师父也口头答应了禅无和贤一，贤一和我简直就高兴坏了，心想：这个事情这样内部解决了，真的是最好的结果。 我们欢欣鼓舞地开始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解决方案。开会前，贤菜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坚决反对师父离开龙泉寺，她说，龙泉寺是师父一手创建恢复起来的，是他的心血，他不能就这样离开。会议在智慧殿开，从下午一直开，开到夜里，大约七八个人 。 可能是夜里十点左右吧，忽然贤五接到师父的电话，他用的免提，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大家都听得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意识，这个事情很重大，很严肃，没有人敢私自决定任何事情，打重要的电话用免提，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直接地了解信息，避免转告，传话。就是这个电话，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一切。  
师父在电话里说，我们不用在乎贤启把事情捅给媒体，你们要搞清楚，他不是要自清自律，他是要争夺龙泉寺的管理权，如果他上媒体，我们就和他斗，贤一负责媒体，贤十负责法律…… 接完这个电话，大家都沉默了。有人气得当场就跳了起来，说：“这是要把所有人都绑在他一条船上。”事实上，我了解的贤启法师并不是为了争夺管理权，他就是要自清自律。师父这么做，不管原因是什么，那是他经过仔细思考的结果，算是变卦了，后果，他应该是想好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于戒律，我们要是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意味着要撒谎，要天天撒谎；于情理，我们怎么跟贤启法师斗呢？明摆着师父就是错的一方，我们再依师，怎么能斗得下去呢？而且，这么干的后果，怎么对得起广大信众和体系的每一个成员，怎么对得起历史和自己的良知呢？于法律，这个怎么能干得下去呢？   
可是，这个事情师父已经这么决定了，我们谁也挽回不了了。我们都很了解他，他定下来的事情，谁也无法更改。当天晚上，贤一和我都非常非常地愤怒和无奈，我们气得直蹦脚，他位高权重，谁能奈他何？  
情急之下，我们就想起来要用弹弓打他的玻璃，并且去踩了点，趁黑，找到了能避开摄像头的地方，准备用这个方式释放内心的不满。  
师父的这个决定简直了，他只考虑他自己的感受，不考虑别人，过去他教育我们的“成功不必在我”“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竟然只是口号。我真是气得很失态，告诉别人，我会用屎抹在他的门上。后来，别人告诉我，师父会去三慧堂的那个方丈室，我说，那我会把屎也抹在那个方丈室的门上。师父在寺里有两个豪华的方丈室。  
  
**二十五、师父说，他也很自责**  
师父可能是误判了，他曾经亲口跟贤一说：“贤启法师不是要自清自律，他是想让我坐牢。”但是，从我和贤启法师的交流中，我感觉贤启法师并没有要置谁以死地的意思，他还是很理性的，包括让师父体面退出都有考量。从那天师父决定和贤启拼死一搏开始，一切都变得格外的紧张和诡异，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相互之间也很紧张，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站在哪个阵营里了。又到了诵戒的日子，全体都在，师父也来诵戒，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质极好，这种事情，换别人，早就设法脱身了，哪里还有心思和能力继续周旋。他回到寺院，其实，我们嘴上对他不满，但是行为上，谁也不敢，关键是，体系里好几百人，知道内情的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吧。几百个小伙子都还是把他当成佛的，可以为他豁出命的。 诵戒的当场，贤佳法师在门外拦住了师父，说：“你不适合诵戒，因为你已经是白衣了，如果你进去诵戒，大家都会犯戒。”师父伸手就把贤佳法师扒拉开了，因为贤佳法师身体瘦弱，根本就不是师父的对手。师父直接闯过去，走进诵戒场。这一幕恰恰被贤十三看到，他当时负责关门。几年以后，贤十三向别人讲述了这个细节。起腔要诵戒了，贤佳法师说：“等一等。”师父说：“不要等，开始。”贤佳法师说：“不能开始。”师父说：“开始。”下面站着几百人，面面相觑。不知情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贤佳法师说：“沙弥全都出去。”我看到了很值得深思的一幕，众多沙弥们转身要出去。师父说：“不许出去，回来。”沙弥们不知道该咋办了，这时候有一位说：“师父说了，当然听师父的了。”大家立刻就按照师父的意思转身站在原处，等着诵戒。 当时，贤佳法师可能是想当少数人的面举罪。但师父的气场和能量压住了贤佳法师，我就深切地感受到：依师法的力量，这几百个不知情的小伙子们，绝对会成为师父的工具，可以轻松碾压住每一个试图反抗的人。虽然，这其中，有不少我的好朋友。但是，他们肯定会义无反顾地维护师父。 师父开始给我们开示，大概二三十分钟吧，大致的意思是：你们太天真幼稚，想扳倒我，想跟我做切割，怎么可能？……这样的话讲了很多。然后说，想诵戒的，就留下，不想诵的现在就走。我真的就想马上就走，但还是畏惧，因为这样做虽然很痛快，但是也很难确保不发生什么事情。心里不想，但还是勉强留下来。 师父开示完了，大家开始诵戒。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师父亲自诵的。**师父的开示里，都是对我们的指责**，只有一句，是跟了他十多年来，唯一听到他说的一句认错的话。他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很自责。”  
我不知道，他的自责是为他的错误自责，还是为他没有掩盖住自己的错误而自责。  
**清风评：**学诚真是没有悔改之心，二三十分钟开示都是指责弟子，只有一句说自己“自责”。  
  
  
**二十六、报案**  
因为师父孤注一掷的抉择，让内部解决的可能彻底丧失。贤菜此时也对解决问题彻底失望。她可能也知道自己的诉求得不到回应了，情绪也很激动。贤一和我想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梳理了一下，最主要的就是，去极乐寺出家的女性当中，到底有多少受害人？未来，我们这些人，路要怎么走下去？我们该做点什么，能做什么？我开始尝试联系我认识的极乐寺的人，想了解她们的情况。之前，就有尼众和我联系过，和我讲了一些在那里的困惑，我都一一劝慰，让她们安住，我认为，起了点烦恼，自己调伏一下就好了。但万万没有想到，问题竟然如此严重。通过有限的几次联系，询问了一些情况，但由于表达隐晦，不敢直接问，怕出事，也得不出什么结论来。  
还有，我们这些男众出家人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所有的新戒和沙弥以及等待剃度的净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一场灾难降临了。他们大多数都放弃了很好的学业、事业、家庭，选择了追随师父出家这条路，我亲身经历过他们很多人辞亲割爱的过程，真的是代价太大了，不知道他们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我和我们男众的当家师进行了交流，他说，他很快会离开寺院。我也表达了，安居一结束，也会离开。离安居结束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我是一点也不想在这里待了。禅无提供了一个方案，带我们去浙江的一个寺院，他说，那里的老和尚很欢迎我们。作为一个选项，我们这些了解内情的人都在想今后的出路，师父的事情一旦上了媒体，大家都会非常的尴尬，我们到底要怎么才能讲清楚，这个只是个案，师父是师父，不能代表整个体系，更不能代表整个佛教，也不能代表我们。但是，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围绕着师父在修行，很少学经论，也不禅坐，也不念佛，只学师父的开示。我们跟信众也是这样引导，现在师父垮了，我们个人的精神创伤怎么办？社会怎么看我们？我们还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虽然出家都十年了，但是由于体系很封闭，我们不让外人来寺挂单，也很少外出接触社会和教界，我们的世界，除了师父，就没有别的了。  
我想起了多年前认识的一位道一禅师，他的人很正直，也非常乐于助人，早年和师父也很熟悉，之前一直给与我们这些后学很多帮助，在禅修上也对我们进行过细致的指导。当时，他正在北京，我就想，如果一旦出事，能不能请他帮忙，安置一些我们这些年轻的出家人。我没跟他说什么事情，只是说想见他。约了几次，都因为这边事情太多，没有去成。终于，那天有了一点时间，我开车进城。刚开出去不远，就接到禅无的电话，让我马上回寺，他说有一件大事，必须马上去办。 我听禅无的口气不容置疑，非常坚决，就赶紧掉头赶回去。见到禅无，他给我看了一叠文件，里面有他的签字，让我和贤一也签，是一份详细向有关部门讲清楚事情经过的材料，材料是贤启法师和禅无组织的，经过了贤菜的认可。然后禅无告诉我，让我和贤一立刻陪同贤菜去公安部门报案。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会有律师陪同。我犹豫了片刻，还是同意了，那个时候，除了听上位禅无的话，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如果，当初贤菜向我和贤一讲述事情真相的时候，第二天，我们俩就离开，就不会卷入这场风暴了。既然没有选择那样一条路，这条路就不走也得走了。好在，我已经不再对师父报有任何希望，也不再对他的名利和地位有任何的所求，也不对我曾经付出过十多年的道场有所求了，无所谓了。当天，贤一和我陪同贤菜，拿着材料，去见律师。

**钱多得惊人 凤凰岭惊梦 （27、28、29、30）**

贤二 [静心看佛](javascript:void(0);) 3天前

**内容提示：**贤启和贤佳法师这么热心的帮助贤菜，可是贤菜以尼姑身份，居然拳击和掌掴，分别打了贤启和贤佳法师。报案是你自己亲自去了的，不可能强迫你，为什么还要以反对报案这个理由拳击贤启法师面部。贤佳只是把一些案情用邮件告知了教内的一些人。也是想用教内的力量解决这件事，并没有错，贤菜你有什么资格掌掴一个比丘呢？  
佛门戒律里允许比丘尼用暴力打一个清静比丘吗？

**二十七、贤瓜消失了**

在区公安分局的门口，贤一和我以及贤菜，见到了贤启法师和随行的律师。区公安分局告诉律师，要去派出所报案，分局不受理。律师就带着我们到了龙泉寺所在地的派出所，贤菜向接待报案的警察讲述了情况之后，派出所非常重视，告诉律师和贤菜，这里不能受理，要到案发地派出所报案。为防止意外，所长亲自开车带我们去案发地派出所。路上，所长告诉贤菜，在去案发地派出所之前，要先去案发地。 我觉得警察真的是很有经验，也打消了我的一些困惑，如果贤菜说的是谎言，她必然无法找到那个神秘的只有几个人知道的民居，那后面的所谓报案都不成立了。贤菜带着警察，到了那片居民区，大致辨别了一会，就带着警察上楼，过了一会儿，下来了，找到了。那个就是我们最早闭关学习戒律的地方，以前我常开车送人，来过这附近。在派出所，公安部门很重视，警察都不是派出所的，说是从分局来的，看起来都非常的精干。原本以为，我们只是陪同贤菜，贤菜向公安部门报案就可以，没想到，要求我们所有人都要接受询问，整整一夜。 警察分别询问了我们每一个人，能想到和不能想到的各个细节都被问到。当时，我就意识到，在那种环境下，如果是谎言，肯定立不住，如果是事实，就一定会被坐实。我被询问的时候，是三位警察，一位问话，一位用电脑敲字，一位坐在旁边，像是跟这个事情无关一样。问的问题很注意逻辑性，时间、地点，紧凑严密，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表达，如果是我看到的，就说是看到的，是我听到的就说是我听到的，不说自己推断和猜测的。询问的时候，旁边那位看似无关的警察忽然就插进来一句话，追问一个细节。我猜想，警察可能是在试探我们是否串通起来报假案，如果是，那就一定会有漏洞，有说不圆的地方。想在这里说谎，那真是要掂量掂量。天亮了。 当时由于是安居期间，不能在界外过夜，天亮前，我们按照戒律做了安居的出界法。报案程序结束后，有一位中年警察送我们出门，他说：“我们的职业就是匡扶正义，事关重大，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外传。”是的，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这真的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通过报案更加打消了我仅剩的疑虑，如果贤菜报的是假案，那她绝对不能轻松离开派出所。如果按照法律，假的，就是诬告。 如果按照戒律，我们内部要先进行举罪调查，贤菜说的话，我们内部先进行质疑，我亲历了至少是五六位管理层当面对她进行询问和了解情况，观看证据，倾听讲述，追问质疑。看到内部无法解决，可能贤启法师和禅无才决定通过报案的形式报告给政府，以求政府出面处理。因为同时被侵害的还有贤瓜，她人已经从香港去了美国，如果这个事情是假的，她就有责任站出来，接受我们内部的询问和质疑，接受警方的询问和调查。但是，这个人一直都没有出现，谁也找不到她。后来，我听说，贤瓜被人藏了起来。  
在本文正式出版之前，希望贤瓜能够联系我，看看这些文字有没有错误、偏颇和疏漏的地方，以免未来社会大众舆论会对贤瓜不利。

**二十八、良知**

报案完的第二天，贤启法师请我们吃了早点。贤菜当众给了贤启法师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她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因为，她一直认为，她不应该配合贤启法师，贤启法师不应该这样处理问题，应该在内部解决，现在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不是她所希望看到的。贤启法师很宽厚地表示了理解。 贤菜一方面内心里并不希望让师父太为难，一方面也无法容忍师父如此对待自己，也不能接受师父对其她尼众的侵害。  
可能是女性的本能，当贤菜听说，有一位疑似受侵害的尼师疯了，被送到精神病院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一直对我和贤一大声嚷嚷：“不要啊，不要啊。”让我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从此，面对这类事情就格外小心，也意识到她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的心理状态，这种事情更容易受到伤害。之后的几天，贤菜在贤八的陪同下，多次去找师父，表示并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 那几天，贤菜听说贤佳法师把一些材料用邮件发给了教内的一些人，非常气愤和激动，认为不应该这么办，情急之下就问贤八怎么办？贤八开玩笑说：“揍他。”又问我，为了平息她的情绪，不至于出更大的乱子，我只好违心地说：“同意。”贤菜说：“真的啊！”那天中午，大家正在吃饭，她径直进斋堂，走到贤佳法师的面前，当着大众的面掌掴了他。 贤菜可能是觉得自己的痛苦不应该让别人知道，她希望最好什么影响都没有，大家都能好好地过下去。我心想，贤佳法师有修行，这点委屈不算啥。当天晚上 ，我找到贤佳法师道歉，希望他能理解并原谅。贤佳法师欣然接受。 忙了很多天，贤菜依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换极乐寺的当家师，获得澳洲的管理权。无奈之下，自己订好了回澳洲的机票，准备回去继续读书。出发的那天，依然是贤一和我送她去机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法师知道了消息，不约而同，悄悄地也去了机场送行。在机场，贤启法师给大家买了很多冰激凌，大家一起在机场的咖啡厅候机，最后目送贤菜进安检。贤菜给大家拍了张合影照片。大家来送她，给了她很大的鼓舞，也给了贤一和我很多的温暖。

**清风评：**

有一点我很奇怪，贤菜明确是比丘尼的身份，为什么还能到澳洲读书，出家人不是以学习经律论为主吗？为什么还要到澳洲大学去读书？澳洲大学能学到经律论吗？

而且，她是以在家人形象读书呢？还是以出家人形象读书呢？

如果以在家人形象读书，那是犯戒的，

如果以出家人形象读书，请问澳洲大学允许一个剃着光头穿着僧衣的尼姑读书吗？

**二十九、撤案**

那次诵戒，师父给我们的讲话，感觉他很有信心，觉得谁也不会拿他怎么样。他觉得贤启法师很天真，自不量力。  
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贤启法师会报案，也没有想到贤菜会配合。  
贤菜事后曾经对我表示，师父这个人太傲慢了，他谁都看不起，他觉得自己的魅力足够让身边的女性都可以让他随心所欲。  
贤菜回到澳洲后，可能师父和体系这才急了。开始想办法，组织人设法说服贤菜回北京撤案。我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缘，也许只有撤案，师父才能涉险过关，不被追究责任，或者只承担少量的责任。   
很快，贤菜在澳洲就收到信息，请求她回国撤案，可以满足她提出的条件。只要她撤案。 那几天，我一直没法正常休息，不断有人找我，让我从中斡旋。因为，贤菜出于对我和贤一以及禅无的信任，要求我们都要全程参与，了解情况。  
贤菜表示，回来撤案可以，但是要满足她的三个条件：第一，换掉极乐寺的当家师贤宝宝；由贤一、贤二陪同贤菜，亲自到福建极乐寺，向全体大众宣布，并且要白纸黑字写下来，盖上极乐寺的公章；第二，澳洲的管理由禅无负责，贤一、贤二作为副主管，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并要求白纸黑字写下来，盖上龙泉寺的公章；第三，要求立刻支付36万人民币，作为她的补偿。   
这36万的来历是这么回事，当初，贤菜告诉我们说，她曾经找师父要18万，师父没给。贤一和我以及贤四就很感慨：给了不就得了，何苦闹出这么大的事来，师父又不是没有钱，他有的是钱，何必呢？别说是十八万，就是三十六万，也应该给啊。这不是钱的事情，多少钱能换一个比丘尼的清白呢？所以，贤菜就记住这个数了。这边的经办人很快就答应下来了。我们就很感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跟贤菜以及周围的几个人调侃：“才三十六万，应该追加到三百六十万，反正师父有很多钱，这点钱对他来说算啥？”贤菜说：“那怎么可以？”   
那天晚上，我不断地被叫起来，帮忙核对文字是否有误，等等。后来我才知道，或者是师父或者是贤六组织了一个小组，私下里商量好满足贤菜的条件，只要她能回来撤案。机票他们也给贤菜买好了，贤菜还提出条件，钱必须在几点之前就到账，否则，就不上飞机，怪忙的，还要上学读书呢。这边也不含糊，竟然就在贤菜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下，满足了贤菜的诉求。两份盖好公章的文件，拍照发给贤菜检验是否合格，原件交给贤一和我保管。钱也在贤菜上飞机前到账了。贤菜上了飞机，准备回来撤案。

**三十、师父有很多钱**

支付给贤菜的36万，不是师父出的。后来，听说，**师父被查出来有数额惊人的个人私蓄，过亿**，我一点也不意外。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有这样几个。信众供养。他身居高位，每天要接待大量的信众，很多会奉上供养金。  
还有很多人出家前，在依师法的指导下，会做“广大供养”，把自己的个人住房、财产做最后的处理，相当一部分供养给师父。  
我知道的一笔，是一位比丘尼，把北京的房子卖了，现金一千多万，处理了自己的一些个人事务，剩下的七百多万，全部供养给师父。这些是很私密的事情，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贤四专门帮师父打理这些事情，私下里告诉我的。我也供养过，整个体系男众女众出家的有七八百人，每个人都是在出家前处理完自己的财产，身无分文地到体系里生活，没有任何收入。这也成了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很好的口实，以证明我们很清净。  
师父还掌控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众因为出家而捐出的住房。由于住房的过户手续比较麻烦，师父就掌控着这些房子的钥匙。还有汽车，一般人不知道，我的一位好朋友出家了，把自己的奔驰车供养给了师父，不知道这车现在在哪里。  
体系也有很多的钱，这些钱主要来自法会收入等等。师父要求我们一年要办至少五十场法会，我们就辛苦地组织，敲敲打打、忙忙碌碌地，非常累，最后还要把很多大功德箱扛回来，在财务室，现金堆的像小山一样。实在是太累了，每天早上四点左右就起床。体系的鼓舞是“要发心”，不发心，是很羞耻的事情。于是，我们就经常发心去数钱，本来都累得不行了，但是还要放弃午休时间，去数，整理这些现金，然后开车带着财务去银行存上。唉，真的是自己被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师父在财务上很谨慎，轻易不让别人了解，负责财务的是很小就跟他出家的，很单纯，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几个岁数很小的年轻人轮流干，别人绝对插不上手。虽然跟了师父十年，但他对我也很提防，只有一次说漏嘴了，他说，我们的一个账上不能有太多的钱，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还有一次说漏了嘴，负责流通处的一位法师也是很小就跟他出家，有一次当面汇报财务收支情况的时候，他立刻悄悄摆手，不许在别人面前说。  
事实上，账上的钱已经拦不住地暴涨了。贤五长期负责一些重要的接待，亲口告诉我，有一次，一位信众来寺里拜访，看了寺里拍摄的广告视频，就是那些大家熟悉的纪录片，第二天就送来一千万的支票。  
大量的参访团也会留下不菲的供养金。  
寺里会有很多建设，但是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总有人供养，劳动力是僧众和居士，基本上体系出不了什么钱。  
纪录片《五岁菩提》里故意提到寺里缺钱的事情，是捏造的。本来片子都做完了，播放了很长时间了，后来接待来访者越来越多，有比较明白的访客看看出来，感慨地说：你们太有钱了。**清风评：**可怕！这么富有还要捏造缺钱。  
  
有一次，要接待一位重要的领导，流程里要给领导播放这条片子，师父就安排让我连夜改片子，要强调寺里缺钱，临时就找来贤五，戴着安全帽，专门捏造了一段寺里缺钱的桥段插进去。下午拍摄，晚上剪辑。  
早年，长期负责财务的贤十不会开车，常常是我开车送他去银行存钱，听他亲口说，体系不缺钱。  
后来，建极乐寺，我被要求制作一个募款广告片，我拿到她们那边拍的一些建设素材，给剪辑了一段《夜空中最亮的星》，师父要求在法会期间播放，吸引了大量的募捐。  
我还曾经陪着贤六到南方信众家里募款。后来，负责设计建筑的贤九告诉我，极乐寺的建设，师父没有出过一分钱。而且，亲自接收过巨额的、多达五百万的给他个人的供养，令他非常惊讶，他也被告知，不许外传。  
早年，我并没有往这方面去想，觉得师父做的都是对的。乃至于，师父非常的吝啬，吝啬的非常极端，都没有引起我的怀疑。吝啬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难以想象。  
**清风评：**这人的心理状态真是让我目瞪口呆，一面大量的搞钱。一面又非常吝啬！

**视财如命、嗜权如命-凤凰岭惊梦 （31、32、33）**

**三十一、视财如命的性格特征**

我们这么多出家人，难免就会有各种困难，有的是独生子女，父母生病；有的是家庭困难；有的家长有精神病；有的是亲人出车祸等等意外；有的是没有经济来源，有的是需要手术的；有的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有的是欠债的。林林总总，都需要钱来解决。凡是遇到这些问题，师父都是让我们自己想办法，他开许让我们向居士化缘。好在一直有很多居士帮忙，解决了部分困难，但是，麻烦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具体解决问题的人，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师父给过谁钱来解决困难。只有一次例外，就是贤佳法师的父亲。这件事情是我亲自处理和解决的，颠覆了我的很多观念。 贤佳法师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博士毕业就跟着师父出家了。他是独子，出家的时候，悄悄消失了，父母不知道。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也没有啥收入，一般情况，找不到也就算了，但是贤佳法师的父亲虽然没有文化，却不是一般人，他听说儿子是出家了，就全国各地挨个寺院找儿子，找不到，数次想要自杀。找了好几年，也没有心思种地，也没有心思打工，负债累累。其实佛教界有非常多善良的人，有的寺院听说了老人家找儿子，就主动资助他，帮助他度过难关。尤其是找到河北的一座寺院，住持听说了，立刻全寺查，确信没有他的儿子，告诉他确实没有，然后全寺所有的出家人每人用自己的单资捐款，连住持在内，凑了一笔钱，接济贤佳法师的父亲。  
老人家逢人就讲自己这些年找儿子的辛苦，也曾到处上访，还找到清华大学的领导，导致清华大学的学佛组织被取缔。后来，终于打听到一点信息，是在北京的龙泉寺，找来了，情绪很激动。师父压力很大，让我去处理。  
前前后后忙了很久，在北京多次接待老两口，听他们的倾诉，了解他们的困难。最后，老两口并不是不讲理的人，人家说，虽然不支持孩子出家，但是理解孩子的选择，这个事情就这么算了。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师父每个月能不能给两千块钱，用于老两口的生活。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干不动体力活。如果贤佳法师还俗回家，他可以给儿子找个木匠的工作，一个月至少可以赚到三千多块钱。师父同意了，让我来办这个事情，老两口开开心心地走了。第一个月，师父汇了两千块，我当时就想，师父您那么高的位置，这点小事，至于自己亲自办吗？你给我一年或者两年的，两三万块钱，我帮你办了就得了，您那么忙。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第二个月，到日子了，我接到了贤佳法师父亲的电话，为什么没有收到钱？我就赶紧联系师父，过了几天，师父把钱汇了过去。第三个月，到日子了，我又接到了贤佳法师父亲的电话，为什么又没有收到钱？我只好又给师父发信息。过了几天，师父又给汇了。第四个月，到日子了，我又接到贤佳法师父亲的电话，电话越来越难听，老人家越来越愤怒，应该是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又尴尬，又崩溃了，这事没法干了。师父就是不好好给人家汇款，就算是不信任我，而且这事完全可以委托身边的秘书侍者以及财务来办啊。您自己有那么多的钱，为这点钱，何苦！最后，彻底激怒了贤佳法师的父亲，老人不干了，又开始上访。  
之前，我跟师父交流过这个事情，师父的态度是：他父亲就应该去工作，而不是找别人要钱。我当时觉得师父也许是有甚深用意，后来，慢慢就知道了。唉，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这个是人格上的缺陷。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师父从头到尾只给了贤菜两袋零食。而且，事后我才知道，**给贤佳法师父亲的这几千块钱，也不是师父个人出的，**而是他指示陕西的一家他住持的寺院出的。

**清风评：**

真是一毛不拨。看前面还以为这几千块是学诚出的，没想到最后一段说是别的寺院出的。

**三十二、嗜权如命的性格特征**

请原谅我用这样一个标题，因为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本意没有贬低的意思，只是客观记录和陈述。对于贤菜的两个小小的无伤大雅的诉求，如果师父答应了，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不会闹到那么大。而且，据我了解，不逼到那个份上，贤菜也绝不会配合贤启法师。一般人确实理解不了，我也理解不了，师父为什么会这样？以前，我们被体系教育，师父就是佛。所以，我把这些都归结为师父的甚深用意，慢慢地从这个教育阴影里走出来，就开始理性地理解，师父是个人，他有严重的性格缺陷，在对金钱的强烈控制欲之外，**他还对权力有着不顾一切的迷恋。**  
一方面，他觉得这个权力是他的，不容冒犯，不容许别人有丝毫的染指，另一方面，他觉得他的权力覆盖之下的所有的名利资源，都是他的，绝不会放手，哪怕到了那样一个关键时刻。这个缺陷，导致了他做出了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事实上，我感觉贤菜并不是真的想为难谁，她只是想让自己的委屈找个出口，所谓的澳洲管理权，能有什么呢？她不就是想在当地有个安全感吗。所谓的换个极乐寺的当家，换就是了，哪怕给贤菜一个宽慰和台阶呢，那最后谁当家还不是师父说了算吗？事后有人告诉我，澳洲的管理权这个事情很重要啊，不能轻易给别人啊。也许吧，每个人的认知角度不一样，都能理解。   
我们好几百人的吃喝拉撒，**大大小小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那么多时间精力都用于哄贤菜了，满足一下她的一个诉求能损失啥呢？退一万步来说，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先满足她，最后这些人依然还是会被师父牢牢控制的。禅无和我们分享过他是如何听师父的话以及师父的功德。早年，禅无悄悄出家，家里人终于找来了，不得已要回趟家处理家事，不敢直接回家，就先去的天津的亲戚家，这一路上，大事小事全都要向师父汇报，包括上洗手间、洗澡、穿衣、行程，等等。这么多年下来，一个人的思想被彻底操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管你是什么博士还是什么名校生。   
我们内部每周要开执事会，二十六个执事，坐下来议事，从来也没有议出个啥来，多数时候，要不就是沉默，要不就是组织者独自发言讲话，要不就是以争吵结束。好几年，都是如此。最后有人总结了一下，**开会有什么用，最后还是师父一句话的事。**执事会，最后就不开了。**一切，全都是师父说了算。** 对权力极端执着的性格的形成，可能是和师父的家庭有关，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也许是天生的，他确实不是一个平常人。后来，我听一位从体系里出来的尼众说，师父的老家有位中医讲，师父大概在13-14岁期间，得过精神类的疾病，这一年，家里人带他四处求医，最后是一位住在小庙里的懂医的出家人给看好了。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很多事情就能理解了。否则，真的是难以用常情来看待的。  
师父对权力和金钱的迷恋和他的性取向一样，也很扭曲。一个人的性格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这当中，确实是一个长期的处心积虑的过程。他在创办龙泉寺的初期，就开始办博客，这个当时互联网的新事物，是宗教团体传播的新工具，他抓住了，广大僧俗使劲写各种博文，内容基本都是讴歌他本人的。现在回头看，用词挺过分的，什么高山仰止啊，什么生生世世要追随啊，等等，很多这种极度的赞美，吸引和凝聚了大量的信众。这些博文其实文字水平都很一般，但是，师父竟然花费巨资，将它们全都出版成书籍，一共出了一百本。出了一百本书，讴歌自己。据说，出书花费的资金还用了福建广化寺流通处印制经书的专款，还印垮了一家印刷厂。**清风评：**乖乖，出一百本书来讴歌自己。  
  
这一百本书，根本就没有什么人买，到处送，来访的客人送，出访时也送，那也送不完，新盖的建筑里，很多地方都大量堆放着这些书。出家头几年，我们经常会搬运这些书，把这些书都当成经书一样的恭敬。美国信众送去哈佛图书馆，馆长说这些书学术价值不高，不收。信众凭着赤诚的信任和信仰，想办法找门路最终送了进去，然后又想办法送进其他大学图书馆里。  
师父的妈妈常常来北京小住，在这些博客书经常会提到，信众们会称呼她为“佛母”，师父也没有异议。大家就这样约定俗成了。这一点一滴地努力，汇聚成他的权力。他可能是无法容忍这些权力遭到任何的挑战。最后，他屈尊弯了一下腰，就是因为贤菜报案了，他需要贤菜撤案，并且如数地答应了贤菜的条件。其实，就在和贤菜商量撤案条件的时候，已经有人放出风来，贤菜已经撤案了。不少人开始问我，贤菜撤案了吗？

**三十三、差一点，就陈尸德尘居**

贤菜又回到北京。这一次，师父是志在必得，他真的非常擅长摆弄人心，一般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他深知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对人心拿捏得恰到好处。比如，这么多人都知道了内幕，一般人都不愿意掺和这个事情，而且还要持戒，还有伦理上的心理负担，但是，他就有办法让弟子们帮他做事。贤三知道师父要找他平事，马上宣布自己闭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门上贴着封条，但是，师父不知道想了什么办法，让贤三出来了，去做贤菜的工作。我知道的情况，是师父挨个约谈了很多人，谈的啥，就不知道了。效果都很好，约谈过的人，包括之前不约而同悄悄去机场送贤菜的人，都开始帮师父办事。  
我比较了解贤八的情况，他也是名校博士，没经历过社会，毕业就来出家了，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我印象里，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着说着话，就开始痛哭流涕。有一次，他忽然来找我，说：“师父给他发了短信，内容大致是，师父岁数大了，未来的事情要靠你们了。”贤八反复问我：“师父会不会自杀？”我说绝对不会。贤八说：“你凭什么说师父不会自杀，如果自杀了，那怎么办？”我就劝他，一个依然在处心积虑地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和财富的人，怎么可能自杀？但是，贤八不是很确定，情绪激动时依然会痛哭，常常失控。  
我判断，师父这是苦情戏，他知道我这个人比较二，于是就用比较二的方法应对我，知道贤八岁数小，情绪化，没有社会经验，重感情，就跟他打感情牌。反正师父是真的有办法，把不少人就这样一个个地都争取过去，继续为他效劳。  
我跟师父已经没有正面的沟通，靠贤八传话，有一天，师父发给贤八一条短信，是给我看的，内容是，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可能是想跟我表达一下他的心志和气节吧。我也没跟他客气，就回了一条短信给贤八，请贤八再转给他。内容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不算本事，我也能做到，把权力地位和金钱置之度外，才是本事。”  
师父安排人做贤菜的工作，和以前不同，任何人不能参与，只有贤三去。据贤菜事后表达，自己是被威逼和利诱了，使得贤菜横下一条心，提前写下了遗嘱，并准备好了刀片，准备在她居住的“德尘居”自杀。  
矛盾的焦点在于，贤菜在撤案书上写下了“我撤案不是否定事实，只是为了佛教的声誉和体系的未来”这样的字眼。而师父需要的是：撤案，就是否定事实。  
而且，要求贤菜自己亲自去派出所撤案，而贤菜只同意写个材料，别人去交。师父甚至把车都安排好了，陪同去的人也安排好了，等贤菜上车，贤菜就是不上车。双方僵持起来，而此时，对外已经开始宣称，贤菜已经撤案了。贤一和我也无法和贤菜见面进行沟通。我们俩就在德尘居不远的地方溜达，商量好，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那天下午，我们打算离开的时候，忽然，有一丝不祥的预感，如果我们俩此时离开，贤菜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此时不离开，我们也很危险，因为，一旦贤菜被说服，写下了否定事实撤案字句，再去公安部门撤案，那就意味着贤菜之前是报假案，是不是有法律责任先不说，光是体系内被蒙蔽的心中的各种愤怒就足以毁掉贤菜。贤菜毕竟还只是个小女孩，哪里能经得起这样的压力。在不了解贤菜和师父派去的人进行商谈的结果的情况下，我们俩还是冒险回去看望了贤菜，果然，贤菜已经写好了遗嘱，准备好了刀片。真是万幸！且不说事情发展成啥样，如果在自己手上出了一条人命，会是一生的愧疚。  
好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贤菜告诉了我们俩发生的一些事情，她坚持要写撤案不是否定事实这句话，并不同意亲自去派出所。但是，那边坚持要拿掉这句话，坚持要贤菜自己去派出所，贤菜说，对方对贤菜使用了极其粗暴的语言暴力和恐吓威胁。  
贤菜也不含糊，悄悄将被威胁的过程录了音。贤八是奉命送贤菜去派出所的，看见贤菜坐在椅子上哭，心软了，也哭了。贤菜说：“我是受害者，但目前这个状况，我必死无疑了。为了大局，为了大家，牺牲我一个人，保全更多人。”贤八当时很激动，说：“我不要你死，我决不能害了你，如果撤案就会让你死，那就不撤了，我不去了，谁爱去谁去，我不能让你死。”  
撤案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此时体系已经开始对外高调宣称，贤菜撤案了。

**政府采取措施 凤凰岭惊梦（34、35、36、37）**

**三十四、贤菜离京**

贤菜要离开北京，回澳洲，她很担心自己再被威胁撤案，身心都非常的焦虑和疲惫，我们也很担心。而此时，得到一个让我们不安的消息，贤六从福建坐飞机来京了，当时我们已经得知，贤六已经开始全力为师父效力了。我们都很担心，他会采取极端手段，迫使贤菜撤案。当天晚上，下着大雨，出于对贤菜的安全的考虑，入夜，我和贤一悄悄开车把贤菜从德尘居接走，接到山下的一个隐蔽的民居住了一夜。  
贤菜很害怕贤六，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建议她在机场候机，这样，公共场合下反而会比较安全。但是贤菜不同意，她觉得，如果有人胁迫她，她可能无力反抗。出于对贤菜的尊重，我们按照贤菜的要求采取了尽可能的安全措施。登机前，贤六真的赶来，很真诚地约谈贤菜，贤菜放松了戒备，而且悄悄赴约，参加了贤六的饭局，吃饭间，贤六并没有威胁贤菜撤案，而是宽慰了贤菜，饭后还亲自帮贤菜提了行李，送贤菜去了机场，直至进安检。后来贤菜告诉了我一个细节，之前那一次悄悄去广化寺密会贤六的时候，结束后贤菜提出我们几个人一起合个影吧，贤六拒绝，说他很忙，然后就匆匆走了。但是这次，贤六主动拿出手机，就在餐厅的包间里和贤菜以及禅无一起合了影。两年后，贤菜又告诉我，贤六征求了律师的意见，认为如果不撤案，师父利用宗教违背妇女意愿侵犯女性的性质，是会判刑的。为了不让师父坐牢，也为了挽救体系，撤案是唯一的办法。虽然花了很大的代价，很多的努力，但是撤案却不了了之，贤六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很无奈，只好对外谎称贤菜撤案了。贤菜有惊无险安全地离开北京，回到澳洲。 贤六送贤菜走了之后，立刻就换了一个态度，他立刻对外宣称贤菜是个骗子，陷害了师父。之后，我们有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他告诉我，他专门为此到北京找到师父，亲自问他，这么长时间，我从来也没有亲口听到你说，这些是不是你干的，你能不能亲口告诉我说，你没干。师父回答说：“我没干。”贤六亲口告诉我，当时，他就拍着大腿站起来，说：“师父，你早说啊。”  
就师父的这一句“我没干”，贤六就放弃了所有已知的证据，放弃了戒律和伦理。其实，师父确实对人心有一套的，他知道怎么搞定贤六。 我还是比较理解贤六的。他之所以这样选择，我觉得，一方面师父对人确实比较有办法，一方面他自己也确实难以接受，毕竟，他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放下世间的一切在体系里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十几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的妈妈患癌症在北京治疗期间，都是别人安排组织人照顾，他自己因为在福建为体系做事，走不开，直到临终前，他才往回赶。当天半夜，我们这些后学就在医院里守着即将离世的他的老母亲，掐着时间，飞机降落了吗，出站了吗，接到了吗，等他回来。还好，母亲在他面前去世了，算是见到最后一面。贤六曾经告诉我，当年，他在北京某著名大学很快就要当博导了，放下一切，跟着师父出家了。  
对贤六来说，这个太残酷了，如果接受了这个现实，就意味着他的十多年就白瞎了。有时候，一个人，面对现实，质疑自己倾心付出的过去，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很多人为了让自己的过去合理化，会拼命地寻找借口，制造理由，来达到心理的自洽，避免崩溃。我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自己深爱的人出轨之后，难以接受事实。何况，信仰是比恋爱更加虔诚投入的事呢！后来，我收到了不少贤六咒骂贤菜的微信截屏，言辞很情绪化。之后，贤六也很失控地给我发了网络上给师父洗白的文章。  
后来，我才知道，答应贤菜的三个诉求，主要执行人就是贤六，36万也是贤六连夜筹措并支付给了贤菜。是啊，如果贤菜真的诬陷师父了，他干吗不去报案把贤菜抓起来啊？干吗不去诉诸法律啊？干吗要按照人家的要求写好文件盖上公章给人家呢？干吗要给人家钱呢？相对于我们，他更难以接受真相。贤六竭力教导体系里的出家众和在家众，师父是无辜的，而且还说去东北找了一位非常有修行的人“看”了，她也说师父没问题。这些都成了事后体系内不愿意接受真相的人重要的心理依据。  
贤六以他的权力、能力和勤勉，还有忠诚，成功地协助师父将濒临崩溃的体系再次牢牢地控制住。当然，他也可能是觉得这么不容易创建出来的体系，就这么崩溃了，太可惜了。我理解贤六，就像当初贤一和我没有跑路一样，我们是抉择了一条道路，走了上去，就得一直走下去了。贤六也是，当他这么选择了之后，也没法回头了，多难也得走下去。这不是一个是非对错的问题，也许，这就是生活吧，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骗过自己，才能心安理得地过下去。我听说，师父被很多领导谈话，他都否认，后来，有人把那些短信记录给他看，请他解释，他才低头承认。  
之后，听贤佳法师说，**有关部门调查了师父十年的短信记录，结果触目惊心。**三十六万兑现了，极乐寺也换了当家师。贤六亲自去极乐寺集合几百位尼众，当众宣布更换当家师。新任当家师是一个常年隐居闲职的尼众，之前并没有参与执事，对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不过她学的是一样的依师法，所以依然引导大家走着一样的路。无论总部的尼众还是海外的尼众，都依然跟师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保持着封闭的环境和信息的封锁。贤菜没有得到澳洲的管理权，据我了解，体系做了澳洲那边的主要护持居士的工作，疏远了贤菜，那就意味着，贤菜慢慢在澳洲就待不下去了。

**三十五、禅无出走**  
贤菜的报案和被劝说撤案，关系到很多人的选择。禅无作为核心成员之一，受到了很多的追问。本来就身体不好的他，不堪其扰，选择了避开，他悄悄去了江苏的一座寺院暂避。我们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并且建有一个微信群，贤菜、禅无、我、贤一。很快，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有人向我求证，禅无反悔了，认为师父是无辜的，已经忏悔了。我觉得很诧异，立刻就用微信询问禅无，禅无立刻回复：“不可能。”我就如实回答了咨询者。事后我了解到，原来，包括贤菜的撤案提前散布消息，禅无的反悔，提前散布消息，都是志在必得、孤注一掷的做法。 师父非常不甘心，他希望能够挽回局面，这比较符合他的性格。  
7月28日上午，我在寮房里受到了死亡威胁，没有犹豫，赶紧跑路走人。一方面是怕死，一方面也是觉醒，对我曾经受到过的修行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因为，这之前，我们被教育，大家比亲兄弟还亲。我们还有戒律，对另一个比丘发出死亡威胁，这是犯戒的。但是，谁还能想到这些呢？ 其实还是很伤心的，离开北京之后，没有敢告诉任何人我的行踪，悄悄躲在一个居民楼里，期间收到了北京市宗教局一位处长的电话，对我的安全表示了关切和慰问。有一天，又收到信众咨询禅无的态度的电话，说禅无反悔了，有没有这回事？我赶紧又联系禅无，但是联系不上。反复联系都联系不上。我就很不安，担心禅无是不是被人胁迫了，担心他的安全，其实，当时我也不方便多联系，因为联系多了，我的行踪被人知道了，也不安全。但是，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最后，一直联系到禅无的妈妈，才确认，禅无没事，是安全的。  
可能，就是那段时间，贤六说服了禅无，不接受师父做了错事这个事实。禅无被说服，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接受这个事实，确实需要勇气，要承受巨大的痛苦以及巨大的代价，还要放下自己多年的辛苦修行建立起的信仰。多年价值观的基点被动摇，可能带来整个价值观的崩溃。有的尼众，本来跟短信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在对受害人进行劝说工作的时候看到了那些短信，当时就崩溃了。也许，选择沉醉对有的人来说，是在心理世界中求生存的唯一出路吧。 **三十六、看似眼花缭乱但实际很周密的操作**  
我相信，师父不是仓促做的决定，他不愿意内部解决，一定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可能发生的结果，都做了一一的应对。他是一个绝不接受自己不想接受的结果的人。体系这些年积攒了一些人脉，这个对于普通人可能无法理解，但对于体系来说，这些就是名利的根源，很多很多的信众，宗教信仰支撑的各种资源，随时可以被调动和使用。这些，是师父不肯放下的主要原因。 事后，我整理了一些信息大致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1.在体系内，不让核心管理层之外的出家人了解信息，赶走态度明确不会说谎来配合师父的出家人。2.把尽可能多的男众女众迅速转移到福建的一些偏僻的小庙，没有手机，没有信息来源，让他们不了解信息，以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3.组织团队在网络上散布两个谣言：政治迫害；海外势力干涉，背景复杂，组织运作。这两个谣言非常给力，如果一旦体系内的出家人获得了信息，就用这两个谣言应对，把锅甩给政府，继续掌控大家。4.对内部进行教育，师父是无辜的，等待师父东山再起，用文革和历史上高僧大德受磨难的故事来让大家相信这个谎言。5.把能带走的资源都带到福建，比如明确告诉相关人员，把体系经营多年的“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带去福建，方法是，先让他信得过的居士做理事长，然后让贤三做信众和志愿者的工作，主要目的就是继续追随体系，不要放弃，然后逼迫主管基金会的贤二交出管理权，贤二立刻无条件地写了辞职信，主动退出，然后师父再告诉理事长，不要再理会贤三。这样管理权就到了师父自己的手上。  
我离开的时候，问过贤佳法师以后的打算，他说他要坚守在这里。我很佩服他，也替他捏把汗。但是，贤佳法师其实根本就不是体系和师父的对手，他哪里能坚守呢？我离开之后，很快体系就安排身体强壮的出家人，把他强行带离僧团，后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干涉下，把贤佳法师接走，进行了妥善安置和保护，以避免发生意外。

**清风评：**看到了吧，贤佳法师现在的情况是被龙泉寺轰出来了。但政府把他安置和保护了。

2018年8月1日网上出现了被称为博士论文的96页实名举报材料《重大情况汇报》，汇报中提及了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诚的诸多不法行为，包括性侵多位出家女弟子、利用多种手段精神控制女弟子、“男女双修”、寺庙违建、巨额资金去向不明等。 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影响力很大的师父微博发布了盖有龙泉寺印章的严正声明：**严正声明**近日，原龙泉寺释贤启（俗名杜啟新，身份证号：110225197012\*\*\*\*\*\*）、释贤佳（俗名刘新佳，身份证号：110108197512\*\*\*\*\*\*），收集、伪造素材，歪曲事实并散布不实举报材料，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对此，北京龙泉寺作出以下严正声明：不实举报材料中，基于伪造的证据以及恶意构陷学诚法师的不法目的，已涉嫌构成犯罪。由此，对学诚法师本人和北京龙泉寺造成的名誉损.害，龙泉寺将保留对相关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此事背景复杂、组织运作、用心险恶，北京龙泉寺将提请上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此事给予调查，以正视听。北京龙泉寺2018年8月1日  
事后，很多人都问过贤启法师和贤佳法师，为什么要把这个弄到媒体上去？他们的回复是，原本没有想上媒体，是给各地有影响力的长老发邮件，想说清楚事实，期间被人发上了互联网。后来我了解，确实不是他们发到媒体上的，而是他们发现内部举治无望，发给教内的一些长老大德，然后有人觉得只有靠媒体的力量才能促使举治，发到了网络上。 **三十七、政府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  
2018年的8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接受学诚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然后师父本人不知所踪。据说，被送回福建，在崇恩禅寺里被限制活动。2018年的8月24日，国家宗教局发布信息：我局接到反映学诚有关问题的举报材料后，根据管理职责，进行了认真调查核实。第一，举报材料中反映学诚发送骚扰信息问题，**经查属实**，涉嫌违反佛教戒律，已责成中国佛教协会按照佛教教义教规和《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严肃处理。第二，对举报材料中反映北京龙泉寺违章建筑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所举报的建筑，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地方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取证，将依法作出处理。第三，对举报材料中反映北京龙泉寺大额资金去向问题，经调查，涉嫌违反国家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已交由地方有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第四，对举报材料提及的向公安机关报案**有关性侵问题**，北京市公安机关依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行受理、初查工作，现正在调查中。

**删负面信息，四手机聊天--凤凰岭惊梦（38、39、40）**

贤二 [静心看佛](javascript:void(0);) 今天

**三十八、疑惑的产生**  
外人很难理解，一个人在一个团体里，会丧失判断力，对法律、伦理、道德都会如此漠视，我们疯狂地膜拜一个人，讨好他，邀宠邀功，想方设法找机会接近他，把他的话语当作真理，对他的要求言听计从。即便发现了很多的漏洞，也都毫不计较，因为，不依师，内心会有恐惧感和罪恶感，对师父以及周围的一切产生的怀疑，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安，认为自己一定出了问题，不是没有修好，就是不如别人。我们大量的时间**不是**用来学习经论，禅修念佛，思维法义，**而是**用来“培养对师父的信心”。这个“培养对师父的信心”，有语言文字上的灌输，也有引经据典，也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训练自己。总之，就是师父是佛，他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是自己出了问题。在这样的环境里，再走出来，是很难的，不要说修行了，就是做一个正常的人，都很困难。 我的疑惑的起源来自一次事件。师父有一天忽然把我叫到方丈室，一直聊了好几个小时，谈了很多，很晚了，我已经很困了，他也没有让我离开的意思。直到夜里大约十二点左右的时候，他开始强调重点，网络上有一些关于他的负面消息，我能不能帮他处理掉。我当时已经出家离开社会很多年，一时就想不起来，怎么操作，后来才想清楚，师父是让我一定要办成这件事情。深夜，直到我想出了两个比较确切的线索，我们的交流才结束。转天一早，我开始联系过去社会上的一些朋友、网友等等，忙了很长时间，帮师父解决了一些他非常想解决的问题。  
他后来很高兴地说，他在网上没有什么负面信息。在和一些朋友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我忽然被问到，我这样做，和出家人修行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企业公关干的事情吗？是啊，我出家就是干这个的吗？而且，这些负面信息都很真实啊。我做的这些，是对的吗？企业公关是为了良好的形象和商业利益，师父求的是什么呢？虽然，这只是一转眼的疑惑，也被随之而来的自责淹没了，反正师父就是对的，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是罪恶的。但是，理性的种子是在那时埋下的。

**三十九、又一个疑惑**  
我们都是出自对佛教朴素的信仰出家的，是觉得佛法能够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终极的生命解脱。可能就是这份朴素的心地，也是我们盲点的组成部分。2015年12月13日，一位毕业于清华的女孩子，在寺里坠亡。当时我正在外地，半夜，接到禅无的电话，说师父安排我立刻返京，帮忙处理这个事情。回京后，媒体已经将这个事情报导的到处都是了。师父安排我去了一家著名的媒体，和对方进行交涉，要求对方不再继续报导。在那家媒体里，对方的领导拒绝见我，我和一位编辑在大厅做了交流。  
现在回想，当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出家身份，只是一个企业公关。师父带着我们多次内部开会，商量解决办法，在那个接待了很多名人的叫“明心阁”的会议室里，师父多次大发雷霆，批评我们办事效率差，没头脑。  
师父的失态，我们都会理解成是一种“加持”，是善知识示现愤怒相。  
之前，甚至师父在走路时不小心摔了一下，我们会解读成，善知识示现病相，然后四下流传。  
现在回忆，师父处理这个事情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找到理由，推卸掉责任，另一个是减少赔偿。  
由于师父到处做工作，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转移了媒体的注意力，也转移了有关部门的调查。  
事实上，导致事故的真正原因，是楼顶平台的那个栏杆太矮了。  
寺里的建筑都是师父亲自设计的，每次他出差回来，一般都会找到负责建筑设计的法师，然后到设计师的电脑前，修改和重新敲定设计方案。他在建筑设计上确实很有天赋，他称这个方法叫边施工，边设计，边筹款，叫三边工程。所有人都必须听他的。  
由于思想上的个人崇拜，可能也是导致他思想上麻痹的主要原因。本来，建筑上还是应该多尊重专业设计师的意见，再有天赋，里面确实也有一些冷知识，一般人不知道。  
比如，后来我才知道，栏杆的高度是有国家标准的，一米零五。  
但当时，坠下人的那个平台，栏杆只有几十公分高，如果正常走路，不靠近栏杆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人要是不注意，就有翻过去的危险。  
况且当时进行的活动是蒙眼的，这个本来是在平地上组织的活动，不知道怎么走到平台上去了。不过，如果栏杆符合标准的话，应该也不会出事。一群人，蒙着眼，手拉手，走过去，有一个一不小心身体翻了出去。周围有看护的人，也是猝不及防。  
事后，师父安排，悄悄把栏杆全都加高。在开会的过程中，师父想找到坠亡的理由，听说她的同学中，有怀疑她是不是自杀。询问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证明她是自杀，试图导向自杀的结论，讨论了一会儿发现，这个太牵强了，就作罢了。后来，负责谈赔偿的法师向师父汇报赔偿数额，师父一再要求降低赔偿。之后，我们想给坠亡的女生办一个超度法会，和她的个别同学做了沟通，汇报给师父，师父再次很激烈地批评我们，说，这会引起媒体的再次关注。这事就不了了之。再后来，师父问我，能不能把百度上的一些关于坠亡女生的信息删除掉。我告诉他，这个做不到啊。

**四十、贤二的来历和背景**  
贤二和师父的漫画故事绝大多数都是杜撰的，一个人创作，多人绘制，发布在师父的微博上，还出版成书。因此误导了很多人。大家都觉得在这个寺院里，有一个这样的师父带着一个叫贤二的小徒弟在修行。而事实是，师父带着徒弟们利用修行的理论创建了一个巨大的名利场。我们每个人都没怎么意识到，这些巨大的名利让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失去了理性，尤其是我。  
我们忘记戒定慧，忘记了出家是干吗的，全都忘光了，在狂热的名利氛围中，我要获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在体系内获得更多的威望和权力，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暗藏的名利心。  
比如，师父会不停地带人随侍他出国，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给某人办理，把一些重要的职务安排给某人，每一件事情都有机会赢得广泛的关注和影响。我们把这个叫承担师长的事业，承担不上的，就很失落。  
甚至于他跟谁说了什么话，我们都会录下来。一方面作为重要的开示，存好，拿出来经常听，和大家研讨，这里面有什么深意；另一方面，也是彰显自己在团体中的存在感。每次研讨时，我们都会这样表达：啊，以前师父也讲过这样的话，我没有体悟到有什么深意，但这次，终于体悟到了师父的深意，师父太慈悲了，太智慧了……唉，一个正常人，怎么能在那种氛围下，二成那个样子？  
贤二这个人物投射了我内心深处渴望一个真正的好老师的愿望，渴望一个觉悟者引领我们觉悟，我把这个非常美好和朴素的愿望投射在了学诚身上，我相信也替很多喜爱贤二的人进行了投射。其实，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投射，比如，有的人在寺院里使劲干活，有的人在学诚经过的地方跪拜，下雪了，我们集体去打扫山坡上的积雪，为了让学诚的车经过时不打滑。有的人创作了各种形式的讴歌师父的绘画作品；有的人创作了歌曲、音乐；有的人创作了雕塑；有的人创作了各种短剧表演出来；有的人创作了各种视频。有的人创作不了，但是可以做大量的供养，金钱、物品，等等。我认为，这全都是一种内心美好愿望的投射。 包括，在师父的丑闻被披露，人被政府管制了之后，很多不知情的信众，就开始在网上转发各种伸冤的文章，我注意到，几乎每一个文章评论后面都有水军，这是要耗费多么大的时间和精力啊。这也是一种投射，因为这样做，内心的动机和我一样，都是在维护和捍卫一个杜撰和捏造出来的完美的理想。这些朴素的宗教情感和创作贤二是一样的。其实，人类很需要这样的情感投射。之所以，人类是人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情感需求。可能，大彻大悟就不需要任何投射了吧？很多人都不相信师父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不是亲历了这些事情，我也不会相信，我也会和很多网络上为师父鸣冤的人一样，义愤填膺地转发各种为师父叫屈的文章，挖掘各种可能的证据来为师父洗白。死也不信他能干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对所有这类信息都坚决不听不看不信。我很尊重那些用各种方式维护师父的人，也很理解他们，从仗义的角度讲，大家做得都很够格。因为，人活一世，谁不想捍卫自己内心仅剩的一点朴素而美好的人设啊，谁愿意直面残酷的现实啊。师父不是个坏人，但也不是个好人，他就是一个平常的人，但是比一般人能力要强很多，同时，也比一般人有更扭曲和阴暗的一面。  
网上有很多人说，师父出事，一定是得罪人了。是的，他得罪贤二了。我们之间有十多年的朝夕相处的感情，平心而论，内心是很感激他的，很佩服他的。这十多年，师徒间也有很多默契，也有很多斗智斗勇，外加斗气。名利多了，我就很抱怨他偏心，没有给与我更多。他也跟我不客气，干脆就是不带我出国，谁都带，就不带我，故意气我。他越不带我，我就越跟他叫劲，越叫劲，他还就越不带我。气得我没办法，就很叛逆。就在漫画里创作了大量师父不带我出国的内容，逼迫他带我出国，但是，他就是不上路，不吃这一套，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每次他带完别人出国回来，被带的那个人都要召开一个侍师出国心得交流会。大家都去听他讲，怎么出的国，怎么跟师父见的世面，去过哪里，见过谁。做出PPT，一边讲，一边放给我们看。你说，这多可气，咋办？能带的，都带了，就是不带我。  
请不要笑话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人长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心会变得很狭窄，很较劲，很扭曲。  
后来，被冷落的我，没事干，打算做个机器僧，正好寺里很多信众，是搞人工智能的专家老师们。我把这个想法跟师父汇报，他不同意，觉得没啥意义，嫌我乱搞。那时候，我就跟他治气，你越不同意，我就越干。于是就悄悄组织人，把机器僧搞了出来，然后通过媒体发布了。他很生气，但也没办法，我就感觉出了口气。后来，这个东西火了，他也乐得到处讲，这个是在他的理念和思想指导下搞出来的。（清风评：真是不要脸，明明反对搞“贤二机器人”，最后搞成功了，竟说是自己指导的）  
   
其实，我观察，当时，他自己已经和时代脱节了，人也挺糊涂的，而且也驾驭不了自己创建的这个名利场了，他不知道如何分配，如何平衡，如何解决宗教和世俗伦理的关系，如何解决他和弟子们之间的各种问题，更解决不了弟子和弟子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虽然，个人崇拜消弭了很多矛盾，但是越来越多的困难已经让他无所是从了。可问题是，弟子们都认为，他具有佛一样的智慧，是菩萨再来，什么问题都难不倒，所以，就全都眼巴巴地等着他解决。清风评：这一段是实话  
   
对他来说，有很多课题需要完成。而且，他的倔强性格跟我有一拼，犟起来，谁都拦不住，你就带我出趟国，哄哄我不就得了，但他就是不干。我弄个活动啥的，请他出席，他就是不出席，别人的，就出席，我就非常的没有面子，搞得我很恼火。现在讲起来很搞笑，但是在当时，那就意味着我很不被待见，在那样一个师父就是一切的氛围里，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他这个人，那么高的身份和地位，明知道我这么二，偏偏就要跟我一般见识，偏偏就跟我杠上了。  
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都到了那个地步，他就是不答应贤菜的几个小条件。  
可能，他有很多担心和顾虑，比如，他很担心我抢走属于他的利益，于是，有一天，忽然让我签一份协议，内容是：如果我离开寺院，就自动放弃自己在寺院里创作的所有作品的著作权，主要是贤二。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签了。出家嘛，本来就不在乎这些，好玩而已。他太在乎这些。  
他这样小心眼地对待一个死心塌地放下一切追随他的弟子，挺不合适的，挺伤人心的。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也是他和贤佳法师闹矛盾的深层原因，贤佳法师认为出家人就应该不吃晚饭，要严格持戒；师父则认为这个已经不符合时代因缘了，现代人身体条件不比古人，就应该吃，小小戒，应该舍。表面上是两个出家人对到底吃不吃晚饭的理解。按照戒相，出家人确实不能吃。但是贤佳法师越劝，师父就越较劲，本来他可以在丈室吃的，但是他偏偏就当众吃，鼓励大家都吃，当着沙弥骂贤佳法师是神经病。这样好几年下来，贤佳法师也是给怼的不行。师父你这是何苦呢？吃和不吃，好好商量，你吃你的，我戒我的，不好吗？师徒之间何必较劲呢？现在我觉得，师父是傲慢，他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别人，他的权力和威望绝不允许被别人触碰。  
当然，这其中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心机，平衡弟子们的权力，才能达到更好掌控的目的。这个不是道，是术，驭人之术。作为一个出家人，没有必要付出辞亲割爱的代价来学这些。我没有责备和挖苦他的意思，如果我在他那个位置上，被名利裹挟，不一定就比他更健康。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几十年辛辛苦苦地走到这个地步，已经是非常不容易，早就甩出了一般人不知道多少条街。作为一个普通人，从个人奋斗的角度来讲，他是很成功的，但是，作为宗教领袖和导师，这样就不合适。后来，**我看了他的聊天记录**，本来，体系里很多千头万绪的要解决的问题就很多，他的大多数时间又用来和女人聊天，有的时候是彻夜聊。四部手机，那么多女人，一个人，有多少精力呢？  
**清风评：**四部手机跟女人聊天，有时还彻夜聊，你们可以想像会有多少人受伤害。  
  
我一直犹豫该不该写这本书，真是利弊难料。我的主要意图是想告诉大家，修行这个事情，不要相信人，要相信法。要依法不依人，人是靠不住的。更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体系，更不要相信你看到的表面现象，不要相信广告。指导我们解脱和觉悟的，是法。或者说，找师父，不能冲动，不能图名气，要耐心地找明师，而不是名师。而且，知道不对，要及时舍弃，不然就会越套越牢。一个人，无论条件根器多么好，在没有大彻大悟之前，在名利面前，少有不败给自己的烦恼的。我依然很感激师父，他带我出家，教会我很多东西，只是，他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局限，我有受益，也备受打击。相比贤六和禅无等等他们这些博士来说，我已经很幸运了，他们那么高的学历和学识，十多年就生生地耽误掉，我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唉，真是丢人，不怨天、不怨地、不怨师父，只怨自己心藏名利，和名利感应道交。